

記 別 崙 破 拿 小



行
爲
所
記
備
錄
卷
之
一

書 局 廣 告



梁任公先生學問文章。久爲世所欽仰。偶有撰述。無不紙貴洛陽。前曾有一文集之刻。然僅至壬寅癸卯爲止。十餘年來。先生學問日進。著述日弘。但皆散見書報。未刊專集。且有未曾刊布之作。學者有難窺全豹之憾。本集爲先生手自編定。壬寅以前文字。多所刪除。近年文字。探至民國五年六月止。未刊之作。亦均列入。先生平生文字。略傳於斯。先生文字。不獨爲文學革命在文學史上占一重要位置。凡近年思想之變遷。政潮之進退。無不惟先生之馬首是瞻。其於吾國進化之關係。殆在馬志尼。福澤諭吉之上。凡吾國民允宜人手一編也。

本連史紙精印 另有
華裝四十八冊 木箱
分裝布套四函 每只
定價銀十二元 八角

第一類 論說文

通論 專論

第二類 記述文

序跋 學說 歷史
傳記 地理 雜記

第三類 雜文

時評 雜評 書牘
談叢

第四類 美文

詩詞 曲 駢文

附 錄 演

小拿破崙別記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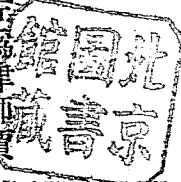
加拿大之東有村。村名蓬溪。背山面水。饒有佳趣。村中十字道上。左為律師賈隆之宅。右則巨賈馬達林家。前有藥肆。後則魯意旅館。凡道出蓬溪中者。皆止旅館中。律師宅前懸以銅牌。大書曰。律師某若某。葡萄之藤。蔓延垂遍。藥肆粉刷一新。自玻璃窗中窺之。藥水之瓶五色爛然可觀也。巨賈牆上。無慮皆招帖告白之類。以眩過者耳目。務以中其所好。旅館則曲廊迴欄。軒庭巨廈。陳設之物。亦復富麗。村人每以自誇。謂舍蓬溪而外。窮村僻鄉。那得有此。凡每星期六日中。村衆恆就市為貿易。至星期日則往禮拜堂中聽道。堂据小丘之上。長老法勃爾者。亦家於此。蓋蓬溪之形勝。盡此中矣。村南為大山。北為圭拜克城。有

小拿破崙別記

F
E
MG
ISG.4
7

8042

#4



BARY

長河繞其間。東爲大海。西爲五湖。過湖則英國所轄地。自法軍大敗後。割地償英。斯村亦居其列。然村人皆法產。不喜爲英屬也。

數十年前夏間。一道殘陽。方掩映暮靄之中。而蓬溪村之名。乃自此而特盛。有少年者。斜憑旅館欄上。年約在二十七八間。而氣度沉深。貌經風霜。似雅富闊歷。乃如四十許人。目光藹然。令人可親。第英氣微露。又非婦人之仁。可比。身材長短適中。兩手偉大。似有所成就者。而神志索然。則亦不類。外蒙長帔。半臂之上。扣以鮮花草帽。以白紗爲之緣。與村人裝束迥異。綜言之。於此村野之中。看此少年。突兀甚矣。少年以銅元積皿中。一手執巨杓。自皿取錢。以投道上。呼小兒爭拾之。見兒輩擁擠攫奪。始爲破顏。最後一兒。貌尤白皙。年纔四五。自諸兒中徐前。少年抱兒起。出銀錢一握與之。始釋之去。旅館居停與村長李徽爾。巴達等皆立廊下觀之。巴達者侏儒也。好躑足踞窗間。故見之尤切。及皿中錢

盡少年亦倦。乃以杓返居。停出素巾自拭其手。苑爾而笑。諸兒見狀。乃大呼曰。敬謝先生。少年色動。揚手以謝諸兒。又命館中以名酒四罈。巨觥十數出。少年酌酒以奉居。停復以一觥自勞。日顧巴達。巴達斜睨少年。既知旨。乃出酒傾杯中。就廊外環觀諸衆。一一勞之。口中咿呀爲歌。以勸諸人。蓋其人既侏。天乃報以清脆之音。用以相償。既至律師賈隆之前。侏儒歌曰。

京都豪華子。衣服何翩翩。長笑一聲來入座。但傾美酒莫論錢。

律師固不能飲。然重違其意。婉辭謝之。侏儒復至長老前曰。幸賴上帝垂憐。長老賜訓。村中老幼。乃始得有今日。今天氣佳。長老宜爲嘉客。進一卮也。長老顧少年而笑。意似駭然。馬達林則不待請。奪杯問曰。巴達。此飲當爲誰壽。巴達笑曰。先生毋以詰我。先生所壽者。非皇子。則妄人耳。乃更進。至藥師前。力掣其衣。命之垂首。附耳謂曰。今日暢飲。則村衆必病腹洩。藥肆之門。來者不絕踵矣。勞

衆既畢。復返至少年前。顧李微爾曰。村人但得酒食。卽易相親。縱村長力阻之。亦勿易也。乃頷首爲歌曰。

吾所思兮。何往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吾所思兮。何往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天威赫兮。震四方。惟吾帝國之雄軍也。天威赫兮。震四方。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歌聲將畢。村衆自李微爾馬達林等以外。皆大聲和之。以拿破崙雖死。已數十年。而其遺烈猶在衆人心中也。少年以手拊巴達。侏儒駭顧。少年曰。歌之。巴達不應。少年復以爲請。衆亦亟欲巴達之歌。巴達又得少將耳語。而目顧衆人。似恐時機未熟。不欲再以嘗試。馬達林固爽直。乃抱侏儒立欄干上。巴達俯視衆人。復作歌曰。

父命我兮。捨身惟吾神武之大君也。母命我兮。捨身惟吾神武之大君也。附

鳳。翼。兮。攀。龍。鱗。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附。鳳。翼。兮。攀。龍。鱗。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跨。白。馬。兮。馳。且。騁。惟。吾。帝。國。之。雄。軍。也。揮。寶。刀。兮。耀。清。影。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敵。國。摧。兮。征。人。歸。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長。富。貴。兮。不。相。違。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歌聲鏗鏘。響。邊。行。雲。衆。至。帝。國。雄。軍。拿。皇。殊。勳。二。句。皆。大。動。狂。聲。和。之。歌。止。餘。音。猶。振。蕩。不。已。少。年。時。顧。巴。逢。時。顧。衆。人。似。欲。度。其。熱。度。至。何。如。者。既。而。復。顧。長。老。律。師。及。馬。達。林。等。見。長。老。愕。然。律。師。色。動。而。馬。達。林。則。微。哂。知。皆。不。以。歌。

詞爲非無意見仇也。

先是一日夜中少年乘車至蓬溪村所挾行具甚夥及入魯意館後卽以重金與輿者令以夜間卽去入館登樓租臥室二擁衾高臥傳語居停曰長途勞頓勿見擾也居停以客來自深夜頗滋疑懼然以其人旣溫雅又富於資則亦何事窮詰故遂置之勿問少年臥後至晚始起乃以錢施小兒兒輩旣集村中觀者亦擁至及巴逢歌後少年堅握其手附耳謝之旣畢挺身而出殘陽適自人家簷隙斜射少年面上少年作氣謂諸人曰孺子聽之今日盡歡則異日卽良友也吾名…惟蒙自遠道至與汝輩共晨夕至居此之久暫初未可知言旣以手抵脣狀若深思復曰汝輩皆法國人吾亦然汝輩勉力自存吾亦然汝輩志望遠大吾亦正然以知目前而不計將來者非成人之行也惟吾亦有所圖故與汝輩乃正相得孺子聽之吾與汝兄弟行也推心置腹夫復何疑且種瓜而

得瓜種豆而得豆。汝既不忘先帝。則拿破嵩之特章。所謂堇菜之花者。必遍於大地矣。孺子以堇菜之花見贖。卽吾亦必按值酬之。且深愛其人。況人生義務首在事親。次卽當知報國。當知報法。蘭西回首而東顧。見水天相接之際。青絲一髮者。其吾祖國之所在耶。吾人但得冒險犯艱。百折不磨。則法蘭西之雄風。庶幾復振而世界上更有自由之一日。卽拿破嵩之親支亦得奔世葆其光榮。乃以一手東指。眉宇俱動。村長等皆肅然。婦人則嚶嚶啜泣。不能仰視。以爲如少年者。始可謂真義士。男子則多駭顧。然爲潮流所激。亦皆隨之而動。重以先得少年酒漿。心亦勿忤。遂鼓掌以酬少年。長老聽畢。手招賈隆同去。色殊沉默。頻頻搖其白頭。以心已爲少年所動。則以老眼頻注其人。特又不欲顯然露之。律師賈隆。僧長老行數武。至門首。遂與長老道別。尙曰。如斯人者。昂然獨出。乃如鶴立雞羣中也。長老寂然。徐曰。觀異日何如耳。馬達林則與藥師同倚門。

首見觀衆已散去。巴逢及少年亦入館中。馬達林以手啓門反覆語曰。巴逢巴逢。此皇子抑妄人耶。藥師乃以他語亂之。談次偶舉首顧魯意館。見少年方與巴逢就燈光下作長談。道中黑暗如墨。有於暗中大歌者曰。攀鳳翼兮附龍鱗。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少年聞此。啟窗下觀。自白光一線中見之。似是揮帽以謝歌者之盛意也。

第二章

少年至蓬溪時。自稱曰惟蒙。入村後第三日。惟蒙腰纏重資。遨遊村中。悉以之與小兒及居民之貧者。雖然。吾書過也。卽此中人家。又安得謂之貧。縱其所享者。居恆不過麵包一片。酸酪半甌。至星期日大酺。始增以糖果數事。豚肉一方。然皆略能自給。初固非貧。至家庭中則無間桑樞蓬戶。高堂華構。要皆融融洩洩。飲其天和。壁土或以石灰聖之。或以青赤之磚。相間爲采。亦古雅有奇趣。

冬間則就窗障以厚幙。使寒風不得破隙而入。復取林中老樹枯枝。卽爐中燻之一室俱溫。家人抱膝斗室。絮論家常之事。一待春風漸動。則皆荷鋤負耒。力破土塊。以備下種。種後百苗怒茁。麥浪遍野。夏節一過。壠上綠者又漸轉作黃色。衆乃手把鎌刀。就根上割之。默禱上蒼降福。以大熟在望也。其年少有力者。則又不屑農事。頭戴笠冠。耳懸銀環。身衣紅色之衣。就森林中伐巨木。編之爲筏。乘急流中下之。望之乃如畫圖中人。蓋蓬溪之居民。皆葛天無懷之民也。斯時適當夏期。山中胡麻。入目青翠。田間麥已就熟。一望金碧之色。眩人眼簾。似是造物不吝。以其繁華之象。悉以詔之世人。惟蒙感此。其漸形活潑。亦固宜然。至於愛撫小兒。敬禮婦人。則皆出自本懷。初非僞飾。遠見戴家老嫗。偃僂荷巨筐行。卽立爲嫗。資之。直造嫗家。嫗自破囊中出鼻烟謝少年。少年亦以鼻烟報之。翌日。惟蒙他出。見村女愛黎。手握巨斧。奮力以斷大木。而嬌喘吁吁。似不能

勝。少年卽爲斷之。旣就。復就女家門首。斷枝亂石。爲之理楚。女曰。惟蒙先生。兒家距水步遙。故取水頗困。乃不暇爲此。惟蒙聞此。卽向女索水桶。爲負水至。手握愛黎兩腕。吻其雙輔。曰。孺子珍重。吾卽去矣。蓋其天真爛漫。行事彌類小兒。過後亦不記憶。初非有涎女郎之色。乃故爲殷勤也。惟蒙行時。不知陰爲他人所窺。信口歌曰。吾所思者其來耶。毋使人不見而徒哀也。已而復曰。美女妖且嫺。置之金玉闕。歌辭斷續。前後殊不相合。值巴達尾其後。目送少年已去。乃以手支頤。屈一足躡愛黎門次。駭顧女郎。又若甚異。少年歌音之凄婉者。愛黎微赧。已而曰。何事愕然相視。來爲吾負葡萄之脯入園中耳。巴達笑曰。汝聲調如黃鸝。百啭動人。肯與侏儒一吻耶。愛黎拂然曰。不意適遇君子。復值賤豎。巴達曰。然則過此者必君子矣。女曰。使過者爲君子。則賤豎卽汝耳。巴達大笑。一手揮帽。一手摩其首曰。巴達巴達。若真驕豎。使麥爾盤尙在。一足蹴汝十丈。

外矣。麥爾盤者。愛黎之父也。曾失足墮澗流中。幸巴達拯之起。得不死。故村人雖勿喜侏儒。而麥爾盤獨與之善。及麥爾盤且死。亦惟巴達踞其榻前。爲之長歌。以送其返於眞宅。而教中人爲之禱天者。麥殊不欲。蓋友誼至死而彌篤也。愛黎目若點漆。髮似懸螺。貌慧而心柔。聞侏儒言。色立變。回身以手環巴達之首。吻之曰。巴達。儂輕率易忿。乃如蓄怒之貓。甚自恨也。巴達復笑。伸其猿臂。以拒愛黎。搖首曰。若直小狸奴耳。焉得云貓。小狸奴者。伸爪攫擊。事益令人可愛。且寧恨巴達。毋恨愛黎。以巴達者。貌陋。卽恨之不爲過。愛黎傳傳如天上人。恨之不獲罪於天耶。愛黎赧甚。倚身爐傍。以爐火方熾。望之似受炙而緋。用以掩其羞態。徐曰。過者誰耶。巴達曰。汝謂其爲米客杜克樂鐵匠拉周士石工加樂德之流耶。愛黎曰。否。此安得然。侏儒謂曰。然則。試與長老村長及賈隆馬達林等較之如何。女搖首曰。此亦略異。巴達曰。其不同者何在。女曰。儂以爲其……活。

潑過之也。巴逢復曰：既與衆皆迥別，則與前日過此之總督及將軍等何若？愛黎微聲應曰：然亦有別。其平易近人，與常人同，而風姿英俊，則過諸人言亦溫雅可親也。曾憶魯意館中有人，與之正復相類。巴逢見其良久不語，笑詰之曰：誰也？愛黎曰：儂得之矣。兩年前有一美國婦人過此，與少年正相近。巴逢意似許之，狂笑曰：女郎妄謂少年與紐約來之嘉利夫人近耶？抑何不倫至此？女曰：儂常見夫人獨步林中，聽好鳥格磔流水潺湲之聲，愴然神往，垂首歎息，久之不能自己，因以柔荑之手覆其目上。言次，愛黎自顧其手，以田家作苦色微楮矣。復曰：夫人衣輕縠，遠觀之，但如一朶穠花。時流淚自語曰：但冀一日得成太業，否則長日拋却，又何爲者？嘉利嘉利，知儂言耶？巴逢領首曰：嘉利者，夫人之夫也。操銀行業，恆足致富。然大業二字，當作何解？愛黎曰：儂但聞夫人言之如此，又安能識其意？似惟蒙先生有時亦如此也。巴逢徐曰：惟蒙者，偉人也。愛

黎曰。如是則汝深知之矣。惟蒙果爲誰。且何如人也。其來自何處。居此何久。巴逢巴逢。幸悉以之告儂。巴逢曰。前者吾於魯意館前爲歌。汝亦識其指乎。愛黎急曰。儂固識之。歌詞激越。令人神動。且巴逢胡勿恆歌。以巴逢歌聲美。歌之則世人愛汝者衆矣。巴逢笑曰。世人卽能愛吾。吾亦勿愛世人。行且吞聲沒世。入鬼國中爲鬼王作歌矣。女止之曰。勿爲此言。以傷儂心。歌與惟蒙先生何及者。巴逢曰。思之思之。終自知之。旣而復曰。嘉利夫人聞以今日入村。嘉學別墅一啟。則盈門之客。乃不勝計。愛黎曰。吾村中風景佳。遊者自衆。然汝歌究與惟蒙何涉。巴逢足躡爐角。吻愛黎曰。孺子。吾行矣。汝自思之。可也。孺子二字。惟蒙恆用以目村人。巴逢言此。亦正以資一笑。遂盤散去。口中尙作歌曰。敵國摧兮征人歸。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長富貴兮不相違。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愛黎見侏儒旣去。乃獨坐操家事。但覺拿破崙三字。時時攻其心坎。以手支頤。念侏儒者。

果何意。後以不耐深思。乃徐起。頽然倚立門首。見斜陽一抹。照耀面上。園中小花。皆欣欣有喜色。久之。聞其母自田中招之。始歎息去。口中仍反覆巴逢之語。曰。惟蒙者偉人也。夜中就寢。輾轉牀上。終不成寐。及雞鳴後。始得熟睡。夢中躍起。呼曰。小傘破。小傘破。蓋女所思。惟有一惟蒙。思之既深。乃得此語。女既醒。憶二語。乃大笑。復理首枕。爰間低聲祝天。請更入此夢也。

第三章

惟蒙入村纔六七日。聲名已溢村中。卽村南至達耳山。亦無不知之者。其慷慨活潑。有時深思極慮。皆其本色。惟時作詼諧語。則村人之所好。迨入境。問俗之所得也。至以爲人論之。則暢論古今。展轉無窮。非常人所易幾。而舉止循俗。時近村鄙。亦復勿似貴族。要之如惟蒙者。一言盡之。蓋奇詭之人也。或謂斯人行徑。大類丑角。然丑角之流。恆以滑稽取憎。村人之愛惟蒙。日甚一日。寧有憎之

者。卽是中之清流。如長老律士藥師及馬達林等。皆與惟蒙相善。見有毀少年者。皆斥之爲非禮。以爲大遠人情。獨村長李微爾不以爲然。李微爾故與長老諸人爲友。每至星期五日晚間。衆皆集長老家中爲會。是日衆自室中望見惟蒙下山。取道向魯意館。首微垂。似沈思。方熟。悠然有得。而村長視之。則謂其唇角微動。心有不滿。似以爲蓬溪村小。卽得村人歡心。而壤地逼陋。不足供迴旋也。惟蒙行時。殊未見室中人。至長老門首。脫帽微懇。長老自窗間招之。少年遂入。與長老及律士藥師馬達林等。一一握手道歡。最後始與村長鞠躬。獨不伸手授之。以李微爾出自貴介。故不與抗禮也。長老目座次一席。肅少年入坐曰。先生來。乃適當其時。吾友賈隆。方謂法國自由之精神。爲世界之先進也。惟蒙急以目顧座上。察其顏色。始以請之律士。願得其詳。律士面益蒼白。雙頰竝頰。徐以十指相搓。久之。低聲語曰。僕謂法蘭西者。爲世界之先河。世界盛稱之事。

每當百年以前於法蘭西見其成規。獨成此規模。時必經無數苦痛無限。困厄而後。世人乃得坐享其福耳。惟蒙面色頓變。身木僵如死人。目光炯炯。默然勿答。長老見之。急爲賈隆言曰。吾友賈隆。熟讀法國舊史。於拿破崙稱帝及大革命兩時期。尤爲專精。若自老僧言之。則二期者。直生民淪亡。大道凌夷之日耳。律士搖手。意若遜謝。於是衆復默然。李微爾顧惟蒙曰。先生當自法蘭西來。今日之法蘭西如何者。惟蒙目村長者良久。始曰。先生欲知法蘭西之精神。不惟宜攷之於今日。亦當與數十年前參而論之。蓋今日者。直如大革命後。法王自惟餐移入巴黎。自巴黎復至斷頭臺上。其間盈虛消息。何可勝道。而此諸者。乃正別有所待。語至此。惟蒙微笑。村長殊不喜之急。曰。何待。惟蒙毅然答曰。待一偉人出耳。律士聞之。深中已意。以手磨搓兩掌。知少年雖詞意吞吐。而於歷史一道。深有所造。乃曰。先生之言。確見癥結。然幸明以見教。所待者誰也。惟蒙率

然曰。拿破崙也。律士賈隆仰天嘆曰。天乎。所待者。乃拿破崙大帝也。法蘭西未
得斯人。則其光采蘊而不發。得之而後。幡然白於世界。蓋法蘭西者。大國必得
英雄以統率之。惟蒙聞言。欣然立起。揚手上舉。貌益凜凜。與數日聞之雜身儻
媼間者判若兩人。賈隆識其爲己同志。而異學識尤出己上。心甚欽之。正如擊
劍之士。見良工之舞劍。寒光映目。天矯若龍。遂不勝其慨慕之憤。曰。先生所教。
令人茅塞頓開。僕感謝之私。何可勝道也。斯時一童子入室。以肆中有要事。招
藥師去。馬達林亦起。與之同行。行時堅握少年之手。蓋馬達林者。富於情感。聞
少年之言。心甚多之。此舉正以表其熱誠也。二人既去。惟蒙乃與賈隆討論論史
事。惟蒙每言及拿破崙。輒慨然向往。賈隆聞此。亦一字一擊。節論鋒盛時。惟蒙
以手劃地。爲行軍之圖。以示當時攻城略地之跡。舉凡史中疑竇。悉爲道破。賈
隆固自幼卽致力於拿皇戰史者。至是見惟蒙之學問至富。識力尤偉。自顧已

之所得。皆在數卷史冊之中。而少年之所知。乃如當拿破崙流竄時。親耳得之於大帝者。每聞拿破崙破崙片語。淚珠輒奪眶出。惟蒙色亦大異。長老村長危坐聽之。雖見解有不同。而心中之詞。則直與愛黎夢間所得。正出一轍。皆不覺曰。小拿破崙。小拿破崙。長老至聞拿破崙有言宗教二字。尤爲天地常經。尤爲欣樂。靜坐長談。遂不覺久。既而一軒車直奔山上。賈隆方入室檢舊史。未及知。李微爾已先見。大呼衆人。衆自窗中視之。見車已至門外。長老揮帽招之。色略動。一麗人自軒車中出。容采煥發。諸人未及下階迎之。已欺步入。舉其蔚藍之睛。遍囑諸人。雙手握長老之手曰。長老。兩年一別。音容久隔。今日復見。令儂不勝喜也。已而復笑。而天真之中。復有不可干犯之氣。長老微笑。徐卽麗人之手吻之。長老者。出自法國世界。嫻於儀節。雖至村中爲教士四十年。肅然自持。從不與婦人親。而一見麗人。少時故態頓卽復作。麗人復握村長手曰。李微爾先生。猶鬱鬱

居此乎。然與世既不相入。則卽此小村。亦未始不可假以自隱。乃更謂長老曰。僕僕僕道上。塵土遍身。以長老過意相厚。故雖冒昧至此。竟未計及此清淨之地。乃爲僕所污也。長老笑曰。卽在此紅塵中。夫人亦不沾染。老僧方歡遊之。暇。寧敢云污。麗人目惟蒙。長老卽爲二人介紹。麗人注視少年不少瞬。似脈脈有情者。然亦不盡然。蓋常入目窮天際。恆力索幽渺之雲。絲隱約之人影。麗人之視。惟蒙者亦正。以欲索其隱。遂復如此。及惟蒙與鞠躬後。始探手出。少年執而吻之。麗人突以英語詢曰。惟蒙先生有事。長征乃亦如僕。然蓬溪村僻。何爲至此。村中人固皆法語。而衆尤不知惟蒙者。亦能英語。皆駭然顧少年。少年色變曰。誠如夫人之言。僕有事旅行者。蓬溪雖小。然天氣清明。持以與紐約巴黎倫敦諸大城較。固過之無不及。麗人遲久始曰。惟蒙先生。世人所見。大率與此相異。言次舉少年之名時。似苦憶未得。正借此以表其不甚措意之情。惟蒙曰。

嘉利夫人之言固當。然多數人之意見未必非。而多數人之意見亦未必是。僕之來此。其故正與夫人等耳。夫人見其態甚溫文。爲之愕然。且願受年。其半臂綴以名花。長靴黝然。繫以深紅之纓。乃回首顧長老曰。亦容相等。於是復顧少年。咳嗽而笑。李微爾亦微笑。惟蒙知爲夫人所弄。心頗不安。又念在蓬溪時。本當力避英語。胡爲於無意間。乃作此者。適賈隆取書出。見夫人至。大喜。嘉理夫人以手曳衣趨至。律士前曰。先生安好。二年以還。猶深入歷史中耶。賈隆微頷。不能即答。長老爲之解曰。老僧等居此。幸皆無恙。得夫人之垂問。尤以自欣。蓋夫人如陽光。陽光動百草。皆蘇矣。夫人左握長老。右握律士。淚承於眶曰。雖然。君等皆奉舊教。僕則新教。自宗教中言之。僕直邪魔。殊身而已。僕教相同。則君等當尤厚德。否則所謂厚者。乃如牧童。曰。羊棄羣。羊而勿顧。盡力以追。此所失之羊耳。斯時夫人之淚乃真淚矣。以爲已待諸人。不及諸人相待之深。因

而自悲。復目村長。意謂吾待汝固不薄。而汝漠然相對。乃去。長老等遠甚也。長老微笑曰。孺子勿悲。汝去天堂之路。亦正匪遠。賈隆人至誠樸。至是始曰。夫人妄相譽耳。僕於歷史一道。曾未識其涯岸。幸得惟蒙先生見教。乃略聞其義。惟先生之於拿皇史跡。所特長也。夫人意似不信。徐顧惟蒙曰。先生長於拿破崙之史事者耶。賈隆復曰。拿皇功烈。得惟先生而益顯。以其所知。恆足補史家所未及。書中曖昧。迎刃悉解。且當時遺聞逸事。先生所得者尤富。夫人以惟蒙與賈隆等相親。心亦知非常流。顧於是事猶未深信。徐曰。惟先生之於史學。眞所長哉。李微爾所見。亦與夫人相等。特夫人覺惟蒙才具開展。心思奇僻。此中微有蹊徑存耳。夫人者好探人隱。每喜於人生秘密。發之無遺。且惟蒙者舉止詭異。尤足以動其興。因笑謂少年曰。儂定居別墅後。乞先生時時見過。則儂於史中事。亦幸得假先生之力。畧識一二。惟蒙方作謝。夫人已復謂李微爾曰。先生

有暇。乞時相過。從以別墅中治膳。恆多一席。待先生之來也。遂更語長老及律士曰。君等暇日。務乞見賜。以君等之來。令人樂也。儂行矣。長老能扶儂登車乎。長老乃送夫人登車。鞭聲一動。黃塵四起。夫人之去已遠。而室中四人。猶卽窗中望之。皆有喜色。

第四章

自是日後。卽長老於家中。亦終日與諸人討論法蘭西大革命及拿破崙時事。有時講道。亦易故態。恆於經典之中。雜以當日情事。自念少時居法國中。且親拿皇威烈。及帝既崩於荒島。一將軍流淚語曰。嗚呼。昊天不弔。吾皇崩於希連那矣。此語乃深深刻入長老腦中。一日長老手持舊約。徘徊道上。偶取以賽約書一章讀之。見其中曰。拋你在空闊地方。猶如拋球在那裏。你可乘華美的車嗎。你這玷辱主家的。必死在那裏。……到那日我必招我僕人希勒家的兒子。

依利亞敬必使他穿你的袍繫你的帶必將你的權柄交托他手……我必堅立他如釘釘在堅固之處。他的信心必爲他父家的榮耀。他父全家的子衆。自子及孫。以至卑小。都倚靠他得享榮譽……長老諷誦久之。以爲拿皇被逐。癩爾良王族入國。然權柄所在。仍終歸希勒家之後人。則拿皇之裔胤亦必邀天之佑。復主法國。法國亦必以之而復振也。至禮拜日。卽取此章以訓聽衆。聽衆大聲爲歌。歌已。長老復微笑曰。大革命時。爲吾祖國最光榮之時代。自是以後。遂有拿破崙出。語至此。長老微頓。衆皆肅然。以自惟蒙入村以後。衆入耳。熟拿破崙之歌。中心景仰。則聆此尤謹也。長老遂曰。拿皇少時。功業已著。治國之勳。莫與倫比。雖雄圖遠大。致來窮兵黷武之譏。然其愛國之誠。則非常人所及。天心旣倦。遂流之於荒島。此如拋球空際。球一墮。手不可復得。然而拿皇雖死。而拿皇之精神。歷劫不磨。猶在吾法蘭西祖國中也。孺子識之。毋謂今日安居樂

業之蓬溪名已赫英即非法屬須知空名不足顧而法蘭西猶爲吾等之祖國也今祖國紛亂相仍凌夷日甚此其天心不欲以大權假之僞朝或者仍命拿破崙之子孫以救之於違亡乎且拿破崙挺生科西嘉島科西嘉固未屬法是又安知今日之天涯地角不又有一拿破崙在使其人而存則必能使我祖國勿爲外人所侵永享和平之福此如經中所云之依利亞敬是矣宣講既畢長老徐自講壇而下見聽者皆感動惟蒙默坐壇右侏儒巴蓬侍側一手止舉隱稱長老論道之精賈隆以手掩口似欲力爲贊揚又恐淆亂堂中靜規不敢遽作聲者已而巴蓬歌曰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跨白馬兮馳且騁惟吾帝國之雄軍也揮寶刃兮耀清影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歌聲既發衆皆欣然和之長老急揮手曰孺子勿喧衆素服長老見此遂止長老目顧惟蒙心念如是入者當於世界歷史之中留一盛名

少年則默然危坐。面露微笑。自謂事雖未能。卽就然時。機已漸至矣。第惟蒙亦非盡無所就者。卽是旧之衣飾論之。實具腐心。半臂作乳白色。外表深黑。而長大類三十年前裝束。髮亦捲起爲旋螺狀。酷肖拿皇少時。其所以使長老心動者。正在此。嘉利夫人則與愛黎同入婦女席中。一見惟蒙。嗤爲粉墨登場。而心實不能勿爲動。夫人者爲耶穌教。於教堂中事。本不甚謹。以是日天氣佳。遂信步入坐。目窺少年。覺大致雖相類。而額角之廣。初不能及拿皇。且其氣度雍容。類文士。不類英雄。安能及拿破崙之英姿。颯拔者。顧夫人初不能深信。其非皇族。以村人愛敬之。賈隆膜拜之。長老左右之。非真有所憑藉。何能傾人至此。若心幾轉。柔腸九迴。復爽然曰。此事又安得然。拿皇先有一子。已早夭。斯人特欲僞襲其名。以蠱惑村人者耳。講道旣畢。衆人漸散。惟蒙率巴達先行。衆皆竊竊私議。謂少年爲拿皇皇子。夫人喟然曰。成則帝王。敗則竊賊。事固在反掌間。特

衆人盡爲所惑矣。衆既出禮拜堂，乃大聲爲拿破崙之歌。馬達林固喜事，望見惟蒙將至，魯意旅館急趨前詢之曰：衆固知先生名，惟蒙然皆私計以爲先生爲拿破崙之子，使其言然，則衆卽目先生爲小拿破崙可乎？惟蒙良久始曰：天心昭昭，吾復何言？先生亦法國人，諒不以區區之名洩之於英人也。且雖有利器，不如待時，時會一至，當自知耳。言已，舉首觀之，見嘉利夫人亦在側，夫人與握手曰：渴望先生見臨，務以星期五日過吾別墅，少年謝之。夫人遂去。惟蒙亦急行，念村人之囂囂，安知非以相弄造端一誤，後患劇可憂也。巴達見其驟步，自後呼曰：皇子勿匆急以急行者，則侏儒如吾安能及耶。

第五章

衆聞巴達之言，益信惟蒙者必拿破崙流亡時與外婦所私生，其至蓬溪則以親信已入法國，乘時起義已則招募，人待得好音，卽率之以歸法，歸法以後

入巴黎稱帝矣。斯說亦出巴達。而謠傳一出。衆不知其發自侏儒。皆信之不少。疑夜間村中老幼。皆至魯意旅館謁惟蒙。與之握手。多稱之曰。殿下。不曰。惟蒙先生矣。惟蒙頗自謙抑。衆聞之。益謂謙而受益。此人君之度也。環顧室中。見軍鼓一。鎗二。手鎗三五。與寶刀交懸壁上。一幅油畫。作拿皇跨白馬狀。亦森然立。村衆既見。皆揮帽行敬禮。惟蒙乃出酒食勞衆。人人爲盡數觥。擎杯呼曰。敬以此杯。恭祝殿下萬歲。婦人孺子。更向之索髮絲一束。以爲紀念。蓋謂如少年者。才不世出。能爲天授。得此卽足以逆天庥。然是中亦有眸子灼灼。不肯遽信者。特爲數至。少亦不足計。嘉利夫人令童子等擷取臺菜之花。束之以贈少年。以爲衆旣欣然。亦當助其興也。夫人歸後。就架上取拿破崙所致約瑟芬之書讀之。念皇后約瑟芬。得所天如拿皇。而猶隱懷他圖。此豈人情所有者。外史氏曰。讀吾書者。毋遽謂約瑟芬事。與嘉利夫人何涉。何來夫人之責。以夫人者。好動。

惡。靜。懷。抱。遠。人。見。拿。皇。之。遺。書。心。焉。爲。動。況。於。軍。馬。倥。傯。之。際。情。絲。一。縷。仍。在。約。瑟。芬。之。絳。次。則。佳。麗。如。夫。人。能。勿。慕。耶。因。反。覆。讀。之。曰。吾。親。愛。之。約。瑟。芬。仇。國。已。破。敵。將。身。死。俘。虜。之。士。以。萬。八。千。計。功。悉。就。矣。而。所。爲。悵。然。者。惟。爲。吾。約。瑟。芬。魂。牽。夢。縈。深。思。若。狂。得。一。面。吾。愛。始。有。生。人。之。趣。耳。夫。人。讀。畢。掩。卷。歎。曰。嗟。乎。如。約。瑟。芬。者。得。轉。戰。萬。里。無。敵。不。摧。之。英。雄。而。事。之。乃。舍。之。而。勿。愛。豈。理。也。耶。使。儂。處。此。儂。當。買。絲。繡。之。長。跪。而。頂。禮。之。使。儂。苟。得。... 至此而夫人笑矣。嫣然一聲。與常時乃略異。徐至廊前。目顧魯意旅館。曰。昔英國名相比康。勿特。未。得。政。時。人。人。嗤。之。卽。拿。皇。侘。僚。之。際。亦。多。鄙。夷。之。者。則。斯。人。究。竟。又。誰。能。知。於。是。復。笑。

惟蒙之於村中。雖爲李微爾所擲掄。然村人傾向之者日衆。適有遠道過此者。聞之歸後以語衆人。謂拿破崙之子。今方匿居蓬溪村中。風聲所播。遂以聞之。

老卒拉格龍。拉格龍者。故隸拿皇禁衛軍中。屢遷得連長職。從軍二十餘戰。其後滑鐵盧役。亦與之。及拿破崙既敗。於方登柏魯離宮中。草退位之詔。畢與禁衛軍道別。曰。孺子。二十年來。與若輩奮戰異域。不圖在此。今日別矣。若等之功。朕盡以名胸際。青史具在。不負汝也。自此以後。拉格龍亦隱於加拿大爲農。與冠孫輩負曝談往日事。及聞少年之行。大怒。目皆盡裂。投杖地上。曰。豎子。妄也。先皇親友。爲老夫所熟知。自約瑟魯新。吉隆。路安。加魯林。意里賽諸人。外寧聞有惟蒙其人者。豎子何物。竟敢以欺老夫。老夫入蓬溪村。揭其僞迹。則始知天壤間。尙有吾存。不敢妄以眩惑人矣。孫女汝爲吾取制服。曝之日中。且取寶刀磨之。老夫自取鎗出。略加拂拭。明日卽上道往蓬溪。孫女急曰。大父年已八十。胡爲自苦若是。拉格龍斥之曰。兒輩何知。老夫雖老。然兩臂膂力。猶不讓三十許人也。明日必行。至次日而拉格龍果行。兒孫送至八九里外。老人揮之歸曰。

老夫至彼。卽宿吾婿麥家。且其家愛黎。尤可人意。當不寂寞。汝輩自此歸家。靜候老夫之捷音也。

少年就馬達林家。購一白馬。加以調理。勢益雄俊。乃懸短劍。戴鷄翅跨馬。遊行村中。村人以其類油畫中之拿破崙。且恆得少年之賞賚。心益懾服。當拉格龍自村南至時。惟蒙適自村北歸舍。望見老人爲之愕然。及決策既定。昂首前進。老人亦施施然來。村人以其軍服陳舊。貌復奇古。隨而觀之者。不可勝計。兩人既近。少年以見禁衛軍服。如見拿破崙。乃以左手執韉。右手致敬。老人目光炯厲。氣概森嚴。幾欲平吞少年。握拳作勢。奮然而進。惟蒙毅然勿動。垂右手附其胸。目睨老人。老人爲所攝。不卽進。少年亦知今日之事爲生死所必爭。而嘉利夫人之車。亦至山坡。方張目相伺。乃策馬少進。至距拉格龍十步時。大聲呼曰。禁衛老卒。此去佛拉蘭爲途幾何。老人舉手曰。去此一塹之遠。佛拉蘭者。當法俄兩

軍大戰之時。拿皇以此詢之禁軍。其後遂成軍中口號。外人初不得知。故老人聞此。心緒紛甚。惟蒙復曰。禁衛老卒。汝面上瘡痕。自何處得來者。老人顫聲應曰。老夫於法普之役爲鼓手。法奧之役爲伍長。至滑鐵盧大戰時。乃爲連長。面上瘡痕。皆數戰之勳蹟也。惟蒙頷首曰。法普之役。戴化斯將軍統禁衛軍三萬進攻敵軍之數。當其一倍。晨起之時。大霧彌天。拔隊令下。奮命東行。驍將古丁直入普將布盧喜之大營。汝輩亦手握鎗械。切齒而前。敵軍自大霧中銜枚突出。兩軍既接。大戰遂起。禁衛老卒。此晨間事也。日暮之事。汝自言之。是時衆皆寂靜。莫敢作聲。蟀蟀爭鳴。噪亂人耳。巴達蹲旅館中。顧衆而笑。拉格龍兩股戰慄。似戰時大霧蔽滿老眼。普軍步卒五萬。鐵騎十千。已逼陣腳。揚聲語曰。天乎。是日吾法軍士人人手提地獄之門。力擒普軍。投之入獄。老夫負鼓與戴將軍並立。彈子一過。將軍之帽墮吾鼓上。老夫一手拾帽以還將軍。一手擊鼓。鼓聲

蹙蹙不絕。謂將軍曰。軍中士卒。豈盛稱將軍勇也。將軍曰。擊鼓而進。此汝之功。於我何有。因俯首理其轡。老夫曰。將軍理轡。得吾前立。爲將軍之蔽。語聲未已。彈子又過。貫吾腓骨。將軍笑曰。汝昂首而立。敵軍用以爲的。彈子絡繹而來。正有故也。老夫裹創既畢。手引一卒。呼曰。老友。助我跨汝肩。上則舉首當尤。高卒颺助。奈上將軍縱馬去。曰。明日汝頭顱猶掛頸上者。可來見小伍長也。小伍長者。軍中所以稱拿破盜者也。老人拉格龍言此。仰天大笑。色益蒼。自高呼曰。天乎。是日之事。寧可悉盡者。次日。幸得見小伍長。先帝諭曰。軍人禁衛軍死。且不懼。寧畏舉首之過高者。朕嘉汝功。進汝爲伍長。可即跨人肩上。奏擊鼓之歌。老夫請曰。陛下明諭。擊鼓當作何曲。帝曰。爲十萬壯士掃除黎庭之曲。老夫負鼓奮力。擊。自念於日者。鼓聲淵淵之中。吾阿瑋已懷慨報國。赴吾天上矣。嗟哉。天乎。此法曹之役也。惟蒙曰。禁衛老卒。旅舍中有戰鼓在。可來試之。因躍馬行。

老人惘然隨之。衆亦擁擠而進。嘉利夫人亦前。少年過之。殊不迴視。直至旅館門右。目顧侍者。侍者即去。拉格龍矗立無語。俄而侍者復至。取大鼓示少年。少年徐謂拉格龍曰。禁衛老卒。此法蘭西之戰鼓也。老人默取戰鼓。負之身上。手操鼓。錘心復振蕩。惟蒙謂之曰。老卒法奧一役。功業猶在。可爲我奏當日行軍之調。老人以於是役。實非鼓手。甚詫少年之言。黯然勿動。惟蒙曰。卽爲短刀奮舞之曲。以急軍行亦可。老人色變良久。舉手曰。如將軍令。乃於少年馬前擊鼓。作歌。歌曰。進兮進兮。進進進進……聲音淒急。殺氣騰空。觀者肅然。婦女有爲之泣下者。卽清流中人。亦莫不然。李微爾適過。嘉利夫人車前。見夫人淚痕。皆然甚異之。夫人謂曰。此子如何。李微爾厲聲曰。僞耳僞耳。夫何言者。夫人曰。如作僞能感人。一至於此。則先生卽信以爲真。亦復何傷。惟蒙時時以目顧老人。老人腕力益奮。如少年結髮從軍之時。口中嗚嗚歌曰。進進進。無畏死。村中

少壯五六十人亦大聲和之曰。進進進。無畏死。歌已。惟蒙復下令爲國歌。老人乃歌法蘭西之國歌。法蘭西之三字直自此數百聽衆心中躍然而出。山中樵豎亦投去斧柯奔至大聲而歌。歌者皆目注惟蒙。惟蒙稍一失措。事且立敗。然其時卽以精細如嘉利夫人觀之。亦覺其儼然。一拿破崙殊無破綻。旣而少年揮手令止。老人立止。衆復顧惟蒙。見其面色慘白。目光炯然。脣角下垂。竟與拿破崙無異。少年謂諸人曰。孺子聽之。汝輩心中愛國之志奮然而起。祖國恢復之幾。其卽在此。法蘭西者。汝輩之祖國也。汝輩所居之地。雖稱屬英。汝等所懷之心。則固法國。法蘭西雖殘破。然以汝等死力。必可復振。吾心極愛汝等。得汝等之同意。則此間諸人必有返國之日。法國亦必以吾及孺子故而大顯其光榮。孺子聽之。汝等歸也。則於乃祖。乃宗。歌哭釣遊之鄉。安居樂業。其幸福多矣。拿破崙之英魂。在荒島中望汝。拿破崙之嗣子。在蓬溪村召汝。汝其勉之。衆聞言。

皆呼萬歲。爭欲得惟蒙之手吻之爲榮。惟蒙慨然授之。復出名酒以款衆人。嘉利夫人得間。復謂李微爾曰。先生如此者。乃僞作耶。俄而大聲復動。惟蒙自衣中出金章呼拉格龍曰。鼓手。可令大衆肅靜毋譁。拉格龍未及答。惟蒙下令曰。今進禁衛軍連長拉格龍爲吾衛軍大尉。大衆悉聽指揮。言已。目顧衆人。一如拿皇當日閱兵之狀。續曰。鼓手。可令大衆肅靜毋譁。拉格龍血脈憤張。手中鼓錘震震有聲。仍不作答。惟蒙復令曰。今進大尉拉格龍爲吾衛軍大校。大衆悉聽指揮。更曰。鼓手。可令大衆肅靜無譁。老人震甚。手中之錘不覺下墮。惟蒙三令曰。今進大校拉格龍爲吾衛軍大將。因以手招之。老人徐進。惟蒙以金章懸其胸前。老人見章。全身震慄。淚珠簌簌下。殿下臣固識金章實非僞。殿下蓋眞先帝之血胤也。臣愛殿下。臣願爲殿下效死。惟蒙毅然曰。將軍。法國之望。吾與將軍。正如當日之望先皇也。乃免冠科首立。衆見狀亦皆科首。默祝小拿破

嵩萬歲。惟蒙復命以巨觥謝衆人。遂躍馬下。手持老人爲之却去戰鼓。相將入魯意館。李微爾顧謂嘉利夫人曰。此事直如兒戲。且有違國家律法。夫人曰。卽稱違法。安知違法者之不足貴。先生怏怏。乃獨謂不然耳。李微爾曰。以夫人之冰雪聰明。乃爲此僞皇子所欺。寧不足異。夫人曰。先生出自貴介。儂虛知其表耳。此固亦足異者。星期日午間。幸相過。待爲先生盡之也。於是揮輿者與者策馬竟去。望見長老遠道而來。夫人謂曰。長老奈何自勞。長老曰。惟蒙先生以二百金修僧舍。五十金贈老僧作袈裟資。老僧正親往謝之也。夫人曰。惟蒙如有所言。乞長老與律士以明日晨間。前來見告。輪聲一動。夫人竟行。旣歸。自窗中觀之。見村人聚枯枝殘葉舉火爲慶。而拿破崙之歌四起盈耳。蓋村人深動矣。而愛黎爲尤甚。以惟蒙巴達及其外祖拉格龍將軍同造其家。老人與二人計畫軍事。愛黎獨得旁坐聽言也。

第六章

嘉利別墅。先是爲嘉氏族中公產。嘉利雖操銀行之業。而人頗風雅。以得夫人之請。遂自族中購之。別墅前爲小丘。邱壑起伏。直通達耳山脈。達耳山後。則窮山荒谷。都未開闢。沼澤蒸氣。令人欲死。村人所指爲亡命之客所居者也。別墅之建。蓋在十七世紀初間。坂垣高峻。聳然而起。匪特足以禦風。亦復可以臨敵。其中房舍軒然。游者初不乏人。惟蒙以得夫人命。未數日。卽造此。黑衣絲襪。半臂領巾。概作白色。衣飾尋常。不類日前之奇僻矣。夫人親至門首迎客。見其式雖陳古。如在數十年前。則觸目別有動人之致。極口贊之。因肅客入廳事。廳中棟柱皆可數圍。承塵之上。藻以采繪。以年代既久。遂亦黯然。屋角雜陳。麋頭鹿角。手鎗短銃之屬。似以表其先人雄武善射。故留此爲紀念。將以之配夫人。似頗弗稱。顧亦自有相當之處。以夫人雖巾幗。而英氣勃然。有非鬚眉所易及也。

夫人含笑徐坐。椅式古雅。色澤盎然。椅前爲案。案上雜皮敝書及肖像等。惟蒙科首入後。執夫人之手吻之。夫人見其惘惘。肅之就座。謂曰。已治咖啡。以解先生之渴。先生卽欲吸煙。亦可無事避忌。少年搖首謝之。目視夫人。卒然曰。僕幸得以一言質之夫人。夫人見其粗率。謂爲破俗。殊不之駭。徐曰。儂於問答之道。殊非所習。然承先生下問。寧容自秘。惟蒙曰。僕亦非敢冒昧者。以夫人洞悉世情。明闢事理。故敢以相問也。況先帝亦有言。婦人所見。超越男子數倍。得其片說。重於千鈞。夫人聞其稱道先帝。心念惟蒙者。迨爲拿破崙子。心緒紛亂。不知所。但曰。先生所云。猥相譽耳。惟蒙急曰。僕所急欲知者。如人欲爲大事。則何者爲最要。夫人曰。儂弱女子。未經大事。又何得知。惟蒙不知其爲遁詞。目注嘉利夫人。復曰。夫人好尙固如此。夫人曰。儂所知者。與先生所欲知者。正相左。然姑以妄言進。竊謂欲爲一事。必深信一事。生死以之。安危以之。特此言乃古訓。

初非僂所獨知者耳。惟蒙曰：夫人言然。夫人言然。深信一事。當入骨髓。而骨髓二字。乃不期爲俚語。夫人自念如少年爲皇子。卽不當用此俚語。因更以俚語挑之。曰：置之血輪之中。不尤佳耶。少年失措。咤曰：何也。舉止益類市井。夫人心焉。識之。然以其言旣出。殊無如何。遂續曰：深信必出。至誠不得。貌似成。則立功不成。則以一身殉之。夫而後始可以勉。斲於成言時。藹然顧惟蒙。欲以誠僞二字。隱隱以規少年。少年純篤。殊不察。夫人見其爽直不類。僉壬。遂亦坦然。惟蒙復曰：然使旣信此事。其次則當若何。夫人曰：其次則須時會。須冷靜。須能知人。須善於謀慮。須得一……良久始奮勇續之曰：須得一賢內助也。惟蒙領首曰：須得一賢內助。夫人復曰：謀慮二字。尙可不必。以得佳婦。則相與商榷。其助力乃不可計。惟蒙知旨。以爲嘉利。夫人者。固可爲已死友。能以全力相助。意氣甚得。較初得拉格龍時尤甚。徐舉首曰：夫人見其容采煥發。態度巍然。念如斯人。

誠不愧爲吾良友。爲吾死黨。爲吾……至是而惟蒙不敢計矣。以羅數固。有夫也。乃徐徐曰。夫人言然。此婦人之事也。夫人曰。先生之意誠如此乎。曰。然。曰。婦人何在。曰。在此。夫人掉頭不顧。目窺窗外。似有所屬。久之始曰。儂知斯人必在蓬溪村中。特其貌雖美。其決策之良否。乃未可知。意蓋以指愛黎。以愛黎之柔情。夫人知其有所向也。惟蒙附心自矢曰。僕敢謂其人才智。非特從前無有。卽自今以後。亦恐不得其再。夫人俯首弄金釵。亂之曰。先生大事。果欲何向。惟蒙挺然曰。直指巴黎。夫人詔曰。指巴黎者。乃起自蓬溪之小邨乎。少年曰。大風起於青蘋之末。先皇復國。亦起愛爾巴島。以二者量蓬溪。則事詎可知。夫人詢曰。卽起事矣。而金錢何自來。惟蒙曰。吾希望不死相助者。衆黃白之物。且不脛而自至。夫人不覺微笑。旣而念笑則重傷少年之心。因急止之。曰。重金所以致遠。先生之言是也。此行計盡果何如者。惟蒙方欲作答。夫人偶自窗中望見巴達與

拉格龍急行而來。老人步履健甚。色益英武。較負鼓旅舍門前之時。似年齒又少十年。侏儒蹠一足隨其後。貌亦欣然。夫人笑曰。殿下此二人者。殿下所謂爲衝鋒陷陣之勇將。與運籌帷幄之大臣也。惟蒙點首曰。左爲大將軍。拉格龍。右爲相國。巴達。相國之謀。將軍之勇。皆奔世所罕有。使誠無所能。則世之嘲爲遊戲。初無所怪。今何如者。將軍身經百戰。瘡痕遍體。至吾相國。則其立功之處。吾恐其乃在蓬溪之間也。且世多輕相國。以爲語陋智短。抑安知相國者。李微爾君先執。李微爾之父。固村中皆目之爲知人者也。況其謀慮百不一失。吾之事業。日見其盛。以已成者觀之。則未成者可以知矣。夫人曰。如相國者。固不失爲一時之名臣也。惟蒙曰。直將。手造帝國。功垂萬世。豈特一時已哉。夫人前以堇花。見贈。期以遠大。實不勝感謝。嘉利夫人心賞其善言。因曰。儂願爲先生。灌漑此花。使之日卽茂盛也。惟蒙吻夫人手。流淚言曰。敬謝夫人。時拉格龍及巴達。

已叩別墅之門。夫人急命啟門入之。二人既入。向惟蒙鞠躬畢。始向夫人致敬。夫人知其以君臣之禮爲先。爲之莞爾。惟蒙顧拉格龍曰。將軍何爲。拉格龍曰。謹白殿下。村人於道上侮辱臣等。臣等不敢自擅。謹待殿下之命。夫人見老人被禁衛軍之服。懸大將之金章。其出言復如斯。直如於丑劇中。加以科譚。不覺微笑。惟蒙無言。徐步臨窗。涼風吹來。雜以淵淵之聲。老人啓曰。殿下聞鼓聲乎。惟蒙領首。老人曰。事已至此。臣等謹待殿下之命。惟蒙曰。孰敢相侮者。拉格龍曰。臣實未知。憶先帝率禁衛軍二十四聯隊大操之時。亦曾遭此奇辱。今有妄人指使惡少。召集不逞之徒。以爲軍隊。身被制服。惟蒙止之曰。將軍勿言。吾悉知矣。復顧謂巴逢曰。先生於意云何。侏儒應曰。殿下當知惡少之後。大有人在。惟蒙顧嘉利夫人曰。夫人。吾之仇敵。蓄意見辱者。吾固知之。夫人曰。其人殊不在此。惟蒙示巴逢及拉格龍出自衣中出拿皇之小像曰。夫人。此法蘭西之數

主。僕與夫人所愛敬者。謹敢以此贈之。夫人像出名手。神采頗逼真也。夫人受之心震曰。此像作時。乃在先帝生前。惟蒙曰。然。作之以贈先兄羅馬王者也。行矣。容再相見。僕爲吾事與吾一身。其銘感夫人者正深。夫人急曰。先生稍待。先生果誰人也。如眞爲拿皇太子。儂亦不惜竭力相助。惟幸以實見告。旣而復曰。否。否。先生勿以爲言。即使非眞。則其結局。先生自任何勞。儂之絮語。要之此事固重。其勢亦至危也。先生識此義否。惟蒙曰。夫人必欲證實。僕亦何憚勿爲。特爲時無及。必先往面吾敵。遂不能盡。夫人曰。若能化敵爲友。則將如何。惟蒙曰。則可。善刀而藏。無事。武力。夫人微笑曰。何謂武力。曰。六七日中。吾可得兵五百。爲力亦正非弱。夫人自念曰。武力云乎。哉。直夢幻耳。俄而復覩拿皇小像。遂曰。大功在望。先生行矣。行後乞令人以事見告也。心中忐忑。殊不知惟蒙者。果爲皇子。抑爲妄人。果爲君子。抑爲丑角。但目送其與巴達拉格龍等駢行而出耳。

俄而復自叩曰。使其果爲僞充。則又何來此物。且今日事安可不知究竟。遂命御者駕車乘之而出。疾過魯意館前。見婦孺無數。口歌拿破崙破崙歌。雜以諧笑。一童子戴紙冠。冠上插以雞羽。腰懸鉛刀。跨一木馬。以飾惟蒙。一童飾拉格龍者。剪髮爲髭。取鼗鼓負之肩上。紙冠之童子令曰。大將擊鼓。負鼓之童擊之。如令及惟蒙等皆至。猶自未已。觀者見三人凜然不敢作聲。老人怒極。侏儒則微笑。惟蒙取紙冠下。復以鉛刀木馬鼗鼓之屬投之地上。曰。孺子不學兵革之事。尙待教誨也。來。吾賚汝者。當較此爲尤佳。乃積諸物爲堆。命巴達出火燃之。火勢炎炎直上。惟蒙以金與諸童子。復以散之觀衆。良久指火上曰。法蘭西之同胞聽之。異日者。吾祖國之光輝燦爛。俱兆於此。星星之火矣。村長李微爾君。殊不解事。嗾童子使辱我。不知我固自有解嘲之日。館中名酒悉陳几上。諸君且入。當爲各盡一觴。二童子以明日來。待吾以兵法拉格龍大將以戰術教汝也。於

是衆復欣然高聲歌曰。附鳳翼兮攀龍鱗。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附鳳翼兮攀龍鱗。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惟蒙知人心已復歸。於是入魯意旅館。巴達及拉格龍隨之。侏儒回首見李微爾。遠立顧己而笑。似以是事爲得。急指老人。老人大怒。奮然按劍。夜中直造村長之家。門既闢。見李微爾。方與馬達林賈隆等對坐。李微爾見老人立起曰。將軍徐坐。何以見教。老人氣如奔豚。憤憤然曰。先生於衆中辱吾君。以吾君爲皇子。故不屑與汝鬪。老夫幸備宿衛之選。敢請以當足下。用報今日之事。至決鬪以劍以鎗。則悉惟足下命。李微爾大笑。老人以肘抵之曰。老夫昔從先帝轉戰異域。故敢有辱及嗣皇者。老夫請爲致死。且往者普卒二人。詬先帝爲衣服不整。老夫拔劍死之。今日之事。抑又過此。老夫請得於魯意館中候足下見教矣。遂忿然出。李微爾亦大怒。欲隨之行。馬達林急止之曰。不如無行。以少壯鬪老耄。將爲村人齒冷。村長遂不果行。至星期日以告嘉

利夫人。夫人亦大笑。止之勿與老人決鬪。拉格龍亦以有惟蒙命。不敢自擅。決鬪之事遂止。而暗潮固未止。少年知之熟矣。

第七章

武力一語。惟蒙初非以之爲謔。數日之中。拉格龍及巴逢。日爲招募之計。拉格龍粗獷豪悍。巴逢精細明切。二者相得益彰。至約翰節前二日。兩人偕出。力勸村中豪傑應募。豪傑者。煤工梅陸格。米客杜克洛。鐵匠拉周士。石工加樂德是也。此四人者。各於其所業中。稱爲領袖。得斯四人。而應募之衆。可操左券而得。當出行時。拉格龍心頗不喜。以爲既稱大將。體統自與常人有殊。豈有屈尊俯就。勸人從軍之理。既而復念拿皇敗後。自出招兵。當時名將。亦與士卒分甘共苦。則亦何傷。心遂略平。巴逢亦不欲與老人共事。特以其雄姿桓桓。足以動人。遂與之同至拉周士家。鐵匠門前。積薪爲束。以約翰節已屆。秋收在望。用之以

備節日舉火之需。以謝豐年也。二人至門首時。聞拉周士狂笑。侏儒曰。聲音洪亮。於理當爲將校。老人曰。使斯人畧知兵事者。老夫卽加以大尉之榮。亦非不可。侏儒笑曰。欲其知兵。當使於鐵站中。加以鍛練也。言已遂入。見拉周士手鼓風箱。壁拍可聽。一手則操鐵鉗。杜克樂亦先在。以負米一囊至。置囊地上。倒地而臥。梅陸克据水桶立。以操煤業。面目黔黑。兩眼灼灼。獨加樂德勿在。梅陸克善詼諧。見侏儒等入室。卽佯呼曰。天乎。天乎。孺子速起。此吾法名相他羅蘭也。米客立起。拉周士以巾拭面曰。遲久。恐不當貴人意。於是三人面老人及侏儒立含笑。鞠躬。老人知以嘲己。怒甚。以手按劍。願以與巴逢約。不得擅動。遂默然止。巴逢肅然。亦鞠躬曰。上帝佑汝。孺子輩卽歸坐。黔面兒謂吾爲他羅蘭。吾固他羅蘭之徒也。米客笑曰。此直所爲白日見鬼。拉周士斥之曰。汝勿妄語。聞鬼王已遭天殛矣。侏儒卽自衣中出金錢。授鐵匠曰。孺子觀汝形狀。似爲鬼輩所

弄。領吾區區之意。勿却。梅陸克卽曰。嗟乎。鬼王已死。鬼王之女固在。使吾得尙公主。樂何能極。巴達乃以一足躑躅橙上。爲情歌。歌時衆皆勿聲。鐵匠之韉。徐啟徐合。如與唱和。以侏儒之音。實出天賦。初不輕爲人歌。旣歌則人莫不翕然。歌時一人探首入室。巴達見之。識爲眉憐。眉憐者。拉周士之女也。歌聲婉轉。清麗異常。顧其所知音樂。殊非高深。因是每聞巴達之歌。心輒向往。以爲如侏儒能以所長見授。則事濟矣。巴達固熟知之。欲因以動鐵匠。歌聲頓止。拉格龍歎息曰。此歌乃較老夫從軍所聞於一沽酒婦者大佳。當日俄兵突入。老夫仆地。敵騎剗刃吾胸。自分死矣。幸得此婦救吾。乃得勿死。於是復笑。似沽酒婦之歌聲。猶嫋嫋在耳也。米客煤工同侏儒歌後。皆深贊之。鐵匠喟然。仍執工不少輟。巴達謂曰。老鐵。汝家歌者百疇。如黃鸝。其過我者遠矣。鐵匠歎曰。吾女善歌。特非黃鸝比耳。憶伯爵某過此時。聞吾女歌。謂如得一名師。則巴黎之歌者。皆將

自愧勿如。然吾業賤。所得者徒足餬口。何能辦此。煤工曰。官中良馬。令汝爲治蹄鐵。恆與多錢。且值競賣之時。則物價當尤廉。兩者相權。不應無所羨餘。米客亦曰。老鐵。汝一年所得。所恃爲衣食者。汝與眉憐而已。何至一窘至此。鐵工曰。借曰非窮。此必待有冥冥之中。默加以呵護者。拉格龍聞衆人言。甚勿耐。巴逢急止之。徐曰。老鐵。卽汝女欲從名師學歌。此亦何難。米客笑曰。夢耳。煤工急曰。侏儒豈病癩耶。何爲及此。鐵匠舉首顧巴逢。眉憐亦自門隙窺之。巴逢招之入。曰。眉憐且來。眉憐遂入。鐵工急以手抱女。高聲曰。巴逢何言。巴逢正色語曰。始則由吾教女。次則令至奈拜克城。最後則至巴黎。以從名師。眉憐悅甚。喜溢眉宇。米客撫腹曰。巴逢勿作臆語。巴黎遠甚。豈遂容易若此。巴逢搖手曰。杜克樂汝所知者。米中有無蛀蟲耳。勿強與他人爭。老鐵聽之。汝女終必能至巴黎。以善君已。許汝復以巴逢威望爲之作保。寧得有誤。鐵匠亦喜。力抱其女與之親。

吻曰。眞乎。巴達曰。必眞。吾君以此中物贈汝。遂出金錢一囊。以與眉憐。眉憐不
卽受。強之再三始受之。巴達命曰。啓之。囊既啟。金光燦然。米客煤工急前視之。
相顧愕然。拉周士搖首曰。無功而食祿。此世間所勿聞。君得無有良馬命。吾爲
治其蹄鐵乎。煤工擊之曰。巴達所欲。汝隨之行耳。米客亦毅然曰。老鐵蒼天。
所眷。旣示汝。以公侯之途。違天不祥。而拉周士仍不解。眉憐曰。阿爺惟蒙先生。
欲阿爺從軍耳。拉周士駭顧曰。吾兒阿爺從軍。則吾村中孰操鐵匠之業。卽村
人有爭端。亦孰爲排解者。特從軍之說。亦非偶然。汝母在時。恆謂我曰。吾愛似
汝好身手。當得伍長。今言猶在耳也。巴達急顧拉格龍。老人大呼曰。豈特一伍
長者。一星期後。升爲中尉。一月之後。升爲大尉。希望正大。前途未有窮也。煤工
愕然曰。官犬至此。猶未窮耶。老人毅然答曰。正未有窮。軍中黜陟。悉由老夫主
之。老夫何幸。乃得復事先帝之子。煤工堅執曰。果無窮耶。拉格龍曰。計勳報功。

其最貴者。得至將軍。惟初入伍時。必忠於其主。於劍林彈雨之中。爲之效死。命之進則卽進。命之退則卽退。命之露宿則卽露宿。命之挫芻秣馬。則卽挫芻秣馬。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所以報。…煤工曰。所以報。惟蒙先生也。拉格龍大呼曰。此所謂以報嗣皇者也。巴達復以目止之。拉格龍始安然曰。吾主之與諸軍。同甘共苦。初無所異。乃自衣中出金錢曰。殿下以命余曰。此。我。者。請爲我。致意梅陸格杜克樂加樂德諸君。斯爲連長之俸。陞大尉後所食。且十倍。此且語之曰。法蘭西之望。吾與汝輩久矣。吾等戮力同心。安知蓬溪一村不爲吾法勳臣故里。今夜九時。吾與汝輩插血爲誓。此吾主之言也。汝輩聽之。米客以手索金曰。皇予之言。義氣感人。令人不敢不勉。煤工曰。此言悉是。特不知陞爲大尉。當在何時。想亦必不遠者。拉格龍曰。待老夫悉心教汝。至汝能自當一面之時。皆進階爲大尉。煤工曰。千八百三十七年。村人起兵攻莫。不願降彼。惟時吾力守。

斷橋經歷二時。今槍枝猶在。可以爲證。吾固老志士。其履歷猶悉在。米客曰。吾自今日始爲志士。其資格亦不弱。且何不先攻英人。待滅英後。然後回國。逐去僞朝。以立嗣皇。煤工笑曰。僞朝之敗。直如拉枯摧朽。何待奮力逐之。拉周士一手執工。一手仍抱肩憐。叱曰。若輩皆夢中人耳。法國既遠。不能一躍而至。入巴黎時。不知當流血幾許矣。巴逢曰。卽曰流血。亦得飲人之血。此以血爲賈也。且置英人勿問。待法國勘定後。再以三色之旗。樹之圭拜克城上可耳。拉格龍出金錢十枚。分授米客。煤工曰。老夫幸得汝輩同事。皇子殿下。汝輩皆當誓曰。願爲祖國及殿下而流血。待軍隊編制既就。汝輩亦必勒令部下。同爲此誓。今誓者舉右手。煤工舉手呼曰。誰樂操此煤業者。吾舉手。米客亦曰。吾亦舉手。寧爲僞朝所殺。不願負米行道。上矣。拉周士徐舉曰。殿下如不負吾肩憐。吾亦不惜一死。拉格龍曰。殿下必不負汝。巴逢曰。上帝垂憐。佑此忠良。乃以目顧老人。老

人卽自袋中出勃蘭地酒一瓶。就案上茶盞斟之。一一奉諸人畢。始自斟一杯。以微許潑地上。衆亦傾杯以之潑地。米客問曰。將軍何爲。拉格龍揮淚曰。以酬先帝在天之靈。謂吾輩勿忘彼也。米客默然。煤工鐵匠相對搖首。老人復起。命爲諸人斟酒。眉憐以酒具還老人。老人歎曰。嗟乎。當日沽酒之婦。自百萬軍中救吾。其狀頗類女也。復謂諸人曰。請以一杯爲吾輩所最親愛者壽。煤工曰。然也。酒色醇白。乃如吾母乳汁。旣飲酒則不能忘吾母。吾愛吾母至矣。米客目顧窗外呼曰。愛黎一引而盡。鐵匠無言。但以口吻眉憐亦立盡。巴逢盡以酒傾地上。似其所愛之人在地下也。然其目光則直透玻璃之窗。遠至達耳山中。老人作鯨吸畢。大聲呼曰。法蘭西祖國萬歲。

第八章

夜中惟蒙與拉周士杜克樂梅陸格等同盟於鐵肆中。加樂德後至。亦與盟拉。

周士以爲鄉望所歸。又富膂力。得爲大尉。諸人皆爲連長。而大尉及連長實皆無兵以軍隊固未備也。加樂德年徼長。身如枯腊。語時輒作嗽聲。髮蓬蓬然下垂。飄蕩如生。第其人富於才思。每村中大節時。恆能自出新裁。以動衆人觀聽。是日以陳惟蒙。謂至約翰節日。當自行招集徒衆。列隊過市。用以威衆。惟蒙如議。鐵匠者篤愛眉憐。又爲祖國之說所激。心益躍躍。加以力能扛鼎。詼諧百出。大爲惟蒙所善。卽惟蒙之善長老律師二人者。亦不是過。特二人近以少年神志慘沮。殊不敢問。情亦日疏。次日少年與拉格龍巴達計議既定。復獨行赴鐵肆。途人見之者皆脫帽大呼曰。殿下晚安。山中樵夫伐木旣畢。荷之而歸。以皆有醉意。見惟蒙皆騖擾百端。強以餘酒飲之。令盡。惟蒙正無以自脫。幸戴家老嫗至。得解圍去。嫗者自冬徂夏。徜徉村中。鷄衣百結。白髮飄然。足無完履。乃拾男子之鞞當之下。頷突出。望之令人可怖。眼如閃電。左右狼顧。言詞滔滔不絕。

一與巴達相同。臂懸巨筐。筐中實以糖果之類。村人以其夙得瘋嫗之名。不敢購。故貨亦勿售。手執巨杖。見之者莫不逡巡却退。嫗常舉杖目衆人曰。汝輩皆下才。獨長者仁者。宜得上蒼默佑。因是長老結勃爾時。時加以周恤。至其家世。則卽長者所知亦甚微。獨知嫗少時擅風姿。嫁村中一年少。爲其所棄。怒甚。奔入山中。久之有獵者自南山返。謂嫗新與野人同居。野人者。村中無賴爲衆所逐。自竄於山野者也。顧其說亦不可據。自去後二十餘年。嫗復至蓬溪村。長老巴達更相助之。以其行止奇特。故吾書亦不得不詳之。是時惟蒙旣見嫗。至知樵夫皆畏之。故逕然竟去。方至鐵肆前。微聞室中歌曰。尺鐵。捶復。輟聲。正。淒絕。卽自不肯來。教儂何處。說復曰。鐵花破我扉。散亂向天飛。飛飛到耶處。勸耶早日歸。鐵砧之聲。鏗然作響。似按節而歌。惟蒙駐足門首。不忍遽入。以敗其興。乃立窗外伺之。見愛黎亦在手操鐵杵。以之潑火。眉憐卽鐵砧鍛鐵。聲至清脆。

肌膚細膩。骨肉柔勻。似與愛黎之強毅者又異。自念二女一生所恃惟吾。以曾許眉憐送往巴黎學歌。而愛黎之以心相許者已久也。覺每與共話時。女輒以羞慚相對。此非情屬而何。至論愛黎。則與少年親吻之後。日爲愛魔所侵。每惟蒙與一語。心輒記之不忘。卽其與老人拉格龍計議者。亦屬耳而聽。默記無遺。凡惟蒙所坐起遊息之處。皆視之如神聖。若村中之年少與之求婚。則不顧而睡。以爲此蠢蠢者焉。足爲偶。其母及長老等勸之許婚。女急甚。謂如必許者。則當嫁杜克樂。杜固貌陋。母所勿欲。於是乃止。著者曰。當憑窗注視時。惟蒙所思深矣。此兩女子與之胡涉而勞。其反覆至是。然則情之一字。固英雄所勿免耶。眉憐舉首既見惟蒙。呼曰。殿下來耶。愛黎亦曰。少年忸怩者。再仍執事不輟。爐中之火益熾。惟蒙免冠入曰。眉憐愛黎二人無恙。吾假此暫坐。幸勿以吾之故妨汝事也。乃出捲煙。意就火上燃之。愛黎急以小枝燃火進曰。殿下勿爾。以爐

火熾甚也。惟蒙既得火，忽聞異聲，回首視之，兩手震顛，不覺適與愛黎之手相觸。遂堅執愛黎手，女意益搖曳，不能勝。少年釋手謝曰：「孺子恕我，眉憐駭呼曰：汝輩觀之，時一人蠢然入，身長可七八尺，頭大如箕，但據外表論之，強名曰人，而實介於人獸之間。惟蒙既見，急奔前扼其吭，眉憐驚極，俯首鐵砧之上，顛不自止。愛黎立前扶之，長狄得少年反手執之，少年力掙，終不得脫，長狄抑之地，上令不得起，忽手觸熱鐵，大聲而吼，遂以惟蒙之首撞之砧上，復取熱鐵，欲以戮其雙目。幸少年急以手勒其腕，不爾者，且立斃。顧其來勢洶洶，終不可救。俄聞長狄頭上鏗然作響，脫手僵臥。少年徐顧，見鐵杵陷入長狄顛骨，一杵旁擊壁間。巴逢亦至室中，曳死者去。惟蒙欲起而傷勢重，血涔涔下，目亦幾盲，似與人世轉瞬，作長別矣。愛黎悲極，拊少年曰：「吾愛吾愛，竟舍儂而去耶？」既而見其未死，喜甚，扶之而起。巴逢事畢，偕少年歸。惟蒙呻曰：「巴逢，不意汝於斯時適來。」

救吾殺長狄者必汝矣。巴逢曰：安知其非殿下？曰：否否。長狄以鐵杵致死，吾適爲其所持，何從得杵？曰：鐵杵有二，投杵者必非一。少年曰：然則救吾者必愛黎矣。巴逢曰：必非愛黎殺長狄者。固殿下也。惟蒙急曰：此實非我。侏儒嗚咽曰：天乎！殺長狄者殿下也。且長狄與吾分爲兄弟，寧有以弟弑兄者？惟蒙忽悟，知長狄爲村人所甚惡，特恨殺之無力，今旣死，正可假以自顯，而村人尤德己以爲能除其害，因握巴逢之手曰：巴逢殺長狄者，吾也。惟蒙也。然而救惟蒙者，則汝也。巴逢曰：投杵者乃愛黎，特女郎已去，未知能致死耳。惟蒙曰：如是則我卽以告之於女。巴逢曰：殿下勿急，待吾親往告之，遂出以告衆人。謂村中大害已去，除害者實少年。惟蒙衆皆歡甚，擁至魯意旅館，爭謝其德。卽長老、律士及藥師等亦色然動，謂惟蒙義勇誠不忝爲拿破崙大帝之子也。巴逢慘然枯坐，微作薤露之歌。歌詞酸惻，令人不忍卒聽。良久，惟蒙謂之曰：長狄者真汝兄。

耶。形貌抑何不類。巴逢顧窗外曰。吾母嫁山一亡命其人狂暴。乃不類人。先生吾兄。其次生吾。二人形體至不相倫。日以稼穡爲務。旣而吾父力擊吾母。吾母癩發。遂至村中。兄亦病顛。乃復殺父。及兄弟離居後。兄曾一至村中。穴鐵肆之牆。盤據其間。拉周士以熱鐵炙之。始去。今日蓋爲復仇來也。而吾親手死之。寧不悲哉。惟蒙急曰。巴逢勿悲。殺長狄者吾也。巴逢默然。涕出如梗。惟蒙復曰。然則汝母安在。巴逢曰。母之忘我久矣。但其人尙健在。無勞殿下過計。惟蒙自計。知其母必戴家老嫗。因曰。事固如此。特使嫗見之者。則將如何。巴逢曰。殿下誠知其人。然亦不容其見吾兄也。少年慨然曰。至嫗終生。吾當極力恤之。令之勿苦。且嫗猶知汝尙存乎。巴逢曰。母固不知有吾。第尙知憶吾兄。使識吾兄死者。必不自勝。然決不能容其知也。言已。就惟蒙之手吻之。以謝其意。復徒步去。

第九章

暮色既動。雲陰蔽天。淡淡之月。偶自薄雲罅際。射其微光。巴達別蓬溪村。行四五里。至一小山。山石受月色。轉慘暗。侏儒稍止。似有所矚者。俄而復進。見石匠加樂德家旁茅屋。巋然山上。窺之既久。作犬吠聲呼犬。巨燧四五皆出。爭啣巴達之手。搖尾作可憐狀。巴達即暗中摸索久之。既得一繩。乃以之繫諸犬。即室外一小車。駕之。策令曳車入村。而樹陰間人影。亦隨巴達及犬車而漸移。及抵村中。巴達於空地上。覓得長狄之屍。負之登車。羣犬見屍。股慄不已。巴達叱之復行。再至山中。而人影亦隨之而復返。既而巴達下令勿進。羣犬皆止於夜景蒼茫。月色如死之際。巴達負屍下車。蹲身屍前。自作問答語曰。侏儒汝何往乎。曰。吾歸於太虛之境。曰。何所求而往。曰。無所求而往。吾有所與耳。曰。然則何所與。曰。以旅客之燈籠返之。大化曰。何爲旅客。曰。旅客者有所負而疾行者也。曰。何負。曰。大化以物與旅客。令之爲買。旅客即負之而趨。又何擇者。曰。何爲大化。

曰。大化者。侏儒之父。亦世人之父也。曰。然則。大化以何物買。曰。大化者。以韁鎖。爲買世人。卽以一命償其所值。曰。侏儒所負者何物也。曰。吾所負者。一靈魂之韁鎖。以之歸於其真。曰。何爲負之。曰。吾行時。見此。悲不能忍。故負之也。而樹陰之人影。聞是益爲歎息。人影者。惟蒙也。惟蒙於旅館中。聞巴達語。異之。乃力疾蹤其後。雖新創未痊。然心以好奇之士。死且不惜。況事可一不可復再。則區區之痛。寧足計耶。乃隨巴達直至山中。山名爲達耳山。巴達之舊居也。其兄長狄亦嘗窟室於此。面村處有一小屋。爲村長之父。所以贈侏儒者。山中羣峯矗天。碧流瀉地。萬壑長松。迎風而吟。白霧經夜至晨。咫尺之間。卽不可辨。陽光一起。旭日射大石上。萬山頓成紫色。斜坡亂石。亦復斜整有致。瀑布自山上奔下。積而爲池。池水作旋渦狀。白珠跳濺。盛夏猶涼。村長李微爾之父。失足墮此。幸得巴達拯之之處也。自後遂得斯屋。今卽於其左近以葬長狄。就樹杪采取香柏。

之枝以爲燎火。復至家中負鍤。卽樹下爲窰窰。口中呀然而歌。歌至淒楚。惟蒙
蟄居樹後。見其手捧泥土。勞頓作苦。心甚呀之。而居林中旣久。敗枝朽壤。蒸騰
作氣。樹枝受風。搖曳不已。林鳥見火勢盛。破巢而出。振翼南飛。狼嗥鸚鳴。遠遠
而至。水中老鶴。閣閣作咳嗽聲。惟蒙聽之。毛骨驚慄。數引外衣自蔽。以陰氣中
人。肺葉爲之勿舒也。及窰窰成。侏儒抱屍入穴。歸而哭曰。兄乎。兄乎。夫死者爲
大歸。其勝於爲名。韁利鎖之所羈。耶。兄實殺人。吾實殺兄。又安知吾所愛者。乃
吾手刃之耶。雖然。吾言妄也。汝面目獐厲。性復兇惡。卽欲愛汝。又安從而愛汝。
汝妄人。欲致命於吾主。吾以義故。不得不殺汝。嗚呼。殺汝者。固汝弟巴達也。旣
而徐行。復哭曰。汝旣死矣。乃自殺汝者。外曾無一人。臨汝之葬。豈所謂世人皆
欲殺耶。豈大化造汝。旋卽毀之。不復顧惜耶。嗚呼。豈有殺汝者。外竟無一人。臨
汝之葬者耶。哭後。健步奔走。用以自殺其悲。惟蒙不能復忍。徐步而前。羣狗大

嗥。巴逢回首顧之。惟蒙曰。臨葬者又一人矣。巴逢淚簌簌下。自投於地曰。嗟哉。殿下。乃至此耶。窮山荒野。僻絕人境。遠來幸未失道。請作歌送死者。吾爲之覆土矣。乃同臨穴側。惟蒙令之勿動。意欲代爲葬之。巴逢止之曰。此吾事也。既畢。二人偕去。燎火亦熄。以爲時久矣。

第十章

約翰節晨。村衆於教寺中爲彌撒大祭。惟蒙亦與焉。拉格龍軍服岸然。氣度尤偉。祭畢。人受祭食一方。老人口中禱曰。敬謝上帝。復得領此聖餐。如有不幸。卽以此爲長別矣。衆皆目顧老人。而惟蒙尤駭甚。老人緩緩嚼之。殊不自覺。日中村間具百戲。居民繫松柏之枝以爲牌樓。樓上雙交英法兩國國旗。旗幟臨風而動。狀至可觀。長老門前礮聲大作。村長亦發古礮應之。惟蒙之兵旣已漸聚。拉周士率六十人周行道上。行人皆與爲禮。天暮。長老於教寺前爲燎火。火勢

一起。羣山中皆發火應之。鄰村見蓬溪已舉火。亦發之以相應。紅光燭天。昔日
警望之制。今用以慶大節者也。達耳山中火光亦發。惟幽暗纔如小星。惟蒙卽
窗中見之。知巴達於墓前。特用以慰死者。村人卽長老門首。高歌祈禱之歌。信
道篤者。則結隊跨馬。仗教寺中寶幟。遊行道上。隊中有軒車一。雕刻精緻。藻以
五采。其中爲像。像頗美好。蓋用以狀約翰之貌。服黃袍。手操寶仗。雍容爾雅。不
類村人之鄙野也。一隊旣過。加樂德率其從者同至。計爲大車者三。車駕四馬。
黑白各二。車中人皆喬爲帝王將相。牛鬼蛇神之狀。骨相猙獰。令人聳然。擊鼓
鳴角。招搖過市。村人擁之。直至魯意館前。加樂德喬裝爲帝者。大聲呼曰。孺子
何爲至此。衆皆應曰。臣等至此尋兄。加樂德曰。犬輩言之。汝兄誰也。曰。吾兄面
如傅粉。目如明星。手執寶刀者也。曰。面如傅粉何以故。曰。阿兄位居至尊。見吾
等流落至此。得斯卽不覺其赧顏。曰。目如明星何以故。曰。明則見遠。故能率吾

等以返祖國。惟蒙乘此自窗中下問曰。孺子至此何故。加樂德應聲曰。兄長聽之。吾等道迷。欲歸無術。願得吾兄率之以歸。惟蒙笑曰。歸途遠矣。途中有山。山有虎豹豺狼。行路難也。加樂德曰。兄長挾有寶刀。吾等皆具誠心。何憂勿濟。惟蒙曰。吾未能見汝面。焉能辨意中之誠偽。於是車中三十人。皆脫去僞衣冠。短衣窄袖。頭插鷄羽。手操毛瑟鎗。挺然而立。同時鼓聲大作。三色之旗。翩然起於魯意館上。拉格龍率六十人自東道至。拉周士亦率六十人自西道至。惟蒙毅然衆皆勿聲。此百五十人中有軍服者。有民團服制者。其無之者。則以革帶束腰。以袴管納靴統中。望之亦頗雄偉。寇上皆插鷄羽。以是物爲最要。不得缺也。惟蒙見衆既集。乃誓師曰。孺子輩皆好身手。一心報國。卽此愛國之章。雖然寇王已可卜其忠誠。今後當作歸計。待吾率汝等蓬溪東至海邊。沿途召集同志。渡海入法。至巴黎後。逐去僞朝。仍以大統還之先帝。之後。誓師既畢。遂下樓跨

馮而行。李微爾奔至。大聲呼曰。諸君何爲妄受人愚。此人言未及已。惟蒙舉手示拉格龍。拉格龍下令。鼓聲大作。列隊而進。遍巡村中。是爲惟蒙起義後之第一日。村人不知遠慮。且素重少年。見之亦無譏議。散隊以後。惟蒙獨造愛黎之家。天色已夜。清風徐動。麥香陣陣。隨風而起。門前三色之旗。臨之而舞。見女獨倚門側。目注燎火。因急爲之免冠。女以少年新癒。竟能步至。不覺色喜。倉卒未知爲禮。惟蒙神動。默憶鐵肆拊吾而呼。吾愛吾愛者。卽是人也。旣而神志復振。意有所樹。立初不計及成敗。而心緒紛亂。恍惚間。復憶及老人。如有不幸。卽作長別一語。知大事云云。初不過如碁局中之勝負。惟有女郎愛情。永永不變。勿以盛衰而易節。爲可久耳。然而愛情三字。又焉足以盡惟蒙之事業者。於是而少年不得不更念及功名。欲以一身浸入斯中。成則爲王。敗則爲寇。而成敗之間。實隱隱有司命者在。至其意向所歸。則又遽不可知。惟蒙於無意間。忽

見嘉利別墅。復念。惟有夫人。既美且慧。意志復同。然其情。則不屬。雖非相。仇。良友而已。

第十一章

愛黎入後。惟蒙塊然獨立門外。但覺村人歡歌之聲。漸逐暮色而去。遠眺別墅。念當以明日謁夫人。以所欲與之言者衆也。皓月西墮。返射人影。遙覆地上。較原形乃數倍。值拉格龍自外歸。惟蒙惘然隨之入室。室中暗甚。愛黎燃火。行甚脫略。老人斥曰。女孫。汝知來者誰也。女羞甚。肅少年入座曰。殿下乃至此。老人謝曰。女孫失教。事多冒昧。乞殿下容恕之。惟蒙搖手曰。將軍之孫。此與吾固有通家之誼。非常人比。何爲及此。愛黎出勃蘭地酒。享客。以村人清貧不易得酒。其待少年蓋異數也。惟蒙卽席上與老人暢論兵事。老人年高。又以夜來失眠。漸露倦意。色亦灰白。惟蒙默計。所謂將軍者。精神如此。則吾事固可知。黯然而

起。掖老人入私室就寢。既出。見梯下一門微啟。出手叩之。愛黎秉燭啟門。既見惟蒙。乃以燭置几上。默然勿聲。惟蒙目窺室中。見規模雖樸素而整潔至甚。架木爲牀。列以布被。椅亦木製。無復茵褥。一壁作耶穌母子神像。靜瑟明淨。令人神志一新。不覺遂入。愛黎目覩少年。似欲稔其意向。久之。一手執燭。逕然便出。惟蒙以手止之。適見窗幕未下。急滅燭。女駭問曰。殿下何爲。少年謝曰。燭光灼灼。易啟窗外屬目。故爲熄之。是時月光如水。自窗外透入。如以一幅銀被。遍蓋斗室之中。愛黎款步至月影下。欲引嫦娥之威。用以自蔽。惟蒙微進。女意決挺。然復出。少年復止之曰。愛黎愛黎。聲至委婉。女不能不爲動。惟蒙吻其手者數四。忽聞室外門闢。徐有人聲。女曰。殿下釋手。以儂母及杜克樂歸矣。惟蒙知旨。乃釋其手。女曰。殿下何如。惟蒙曰。吾必勿出。出者則吾事且立敗。愛黎色沮。以爲瞬息之間。尙安然。自適何遽至此。惟蒙知女急。因曰。杜克樂庸奴。見吾在此。

安得勿妬使反戈而相向。事又何從勿敗。女郎行矣。吾請俟此。女蹙額曰。儂願死。不願殿下之俟此也。然以重違少年之意。不得勿去。惟蒙掩門而後。聽女等語。但念就此候之。愛黎必來。於風月靜瑟之中。得與此人共之。豈非至樂。既而復念嘉利夫人語。吾無論真僞。同爲冒險。然則吾又胡爲舍此清福。甘冒大險。特有未可知者。女郎之情。其誠否。何如耳。昏然良久。突憶老人如有不幸。卽作長別之語。以爲前途茫昧。正未可知。使女郎情果真。吾又安忍舍之而去。遂起。徐矚室中。見月光一片。浸入小窗。鋪飾嚴潔。絕無塵埃。怡怡之樂。不覺自生。俄而更思夫人。幾欲拔足卽行。以其有言蓬溪本屬英人。英人如怒。妄相干涉。則鎗彈一發。事卽立已。卽不然者。執法相繩。亦何從應之。女固多情。吾何爲以此身重辱女郎。且不去蓬溪。非特負女。亦負夫人。思潮旣深。徐至窗前。忽聞閉門一聲。杜克樂足音囊橐竟去。愛黎亦款步登梯。惟蒙屏息待之。女入室後。以月

光突暗。初不知有少年。少年進曰。愛黎前來。吾固在此。女微聲曰。吾母尚在樓下。殿下乞勿遽下。惟蒙握其手曰。女郎勿驚。事固無足懼者。徐引女坐。女殊不欲。少年曰。然則與女郎道晚安矣。復執其玉臂吻之曰。愛黎勿懼。吾卽行矣。堅握之不忍釋。女引之至窗前。以手啟幙。惟蒙俯窺窗外。見無一人。遂釋手緣窗下。舉首觀之。但見女立月光之下。清淚被面。而道途歧異。不知從出。跋涉久之。始抵魯意旅館。自幸曾無一人見之者。不意有一婦人偕一長者徐步月中。望見之不覺憤憤。長者固短於視。問曰。夫人何所見而至此。婦曰。律士月影擺弄。令人生怖耳。長者喟曰。傷哉夫人。

第十一章

日色既暮。漸墮西山。金蛇萬道。爭作深紅之色。大類學中小兒放學歸來。就場上爲蹴鞠之戲。奔走角逐。血溢面部。兩頰緋如林檎。乃怏怏歸寢也。村人應募

既衆。惟蒙駐軍達耳山中。每至斜陽向晚之際。衆皆舍去田功。入山會操。軍械之屬。亦日益備。蓋人情好逸樂。本不喜戰。得好事者一呼。遂復勃然思起。蠢蠢欲動。應募者至於不僅蓬溪人。卽遠村來附者亦有之。而饋以餉械者尤不乏人。惟蒙奇態。至是亦變。終日勞苦。頗復自得。特神色則日衰。有時意氣極盛。如天下事運於反掌。有時黯然失色。又如大事已去。無以自聊者。惟於衆中。仍爲欣然之態。初不過計。村中清流見其得衆日多。皆謂是人漸落實際。不事空言。惟蒙則謂在此小村。衆已數百。則號召遠近。卽欲數萬。亦非甚難。因是頗以自慰。而旁觀之不耐者。乃大有人在。一日村長李微爾躬造嘉氏別墅。痛斥少年之浮妄。夫人報之。謂如惟蒙者。固能自知成敗。何勞旁人爲慮。蓋夫人久爲其大言所動。卽來諫諍。亦非所計。至村長則以與嘉利夫婦友善。故恆阻之。辨旣急。夫人謂曰。先生謂惟蒙爲僞皇子。然事無左證。孰敢必之。言時手弄裙帶。心

念某梳某案。固少年至此時所憑依者也。李微爾曰。雖然。少年家世。不知來自何所。孰能必其果爲皇子。夫人指拿皇小像曰。此先帝之遺物。外人孰得之者。村長笑曰。假使有人道上拾得髑髏。寧得便目之爲宗祖。夫人曰。事勿具論。卽以惟蒙所行。作爲劇本觀之。如爲喜劇觀者。正可假以自娛。如爲悲劇阻之。亦所勿能。縱結果未知何若。今但作喜劇觀可也。默念愛黎媚好。惟蒙竟有踰牆之行。寧不負女。且於吾前言詞。唐突則負吾者尤深。縱思至此。色益憤怒。謂如少年既抱大志。又戀兒女。寧不可異。況愛女非真情。直薄倖之行乎。既而更憶自是以後。未見少年。僅得其手書二通。書中自稱發自達耳山大營。辭頗慷慨。絕無委瑣小人之態。覺與月夜中之惟蒙判若二人。反覆變易不可噤。耶村長默窺夫人。見其忽喜忽怒。心甚訝之。值家中有人速其卽歸。乃起與夫人告別。復曰。惟蒙敢於英屬。招集人衆以謀法國。法與英固友好。吾恐英官不能忍也。

夫人曰。此事何爲涉及二國。村長曰。事在必然。以吾輩雖法人而地實屬英也。夫人微笑曰。先生法人。儂則爲美國人。村長曰。以夫人故。恐英官遂至開罪美人。幸。夫人急曰。先生何云。曰。官中皆疑夫人助亂。幸僕爲緩頰耳。夫人握手。村長手謝之曰。幸謝先生。吾別墅中蓄槍枝十數。火藥二百餘鎊。將以之悉供。韋皇皇子惟蒙也。李微爾瞿然曰。僕有一言。敢忠告於夫人。夫人止之曰。不意先生反欲忠告儂。儂有一言欲忠告先生耳。蓋先生強預此事。正恐非福。欲以保全治安者。乃不期而爲破壞治安之媒。李微爾復詢曰。槍枝火藥。果悉以與之少年耶。夫人曰。然。儂固不作誑語。村長怏怏而出。自念兩年以前。夫人相待頗厚。此次未來之時。吾望之如何其切。乃爲豎子所間。至於違異若惟蒙者。其皇子之眞僞。姑置勿問。卽其儂倖之心。已不容誅。夫人爲其所動。妄棄前好。豈非恨事。信步而前。遂至愛黎門首。女倚門立。自窺平野。眉峯微蹙。李微爾心念。

是女。道有所愛。亦入山中從軍者。因微歌曰。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女駭顧。念村長有意力助少年。默然勿語。李微爾進曰。愛黎斯事終不可久。不如勸汝外。大父作歸計也。女曰。此何以者。曰。作戰致死。適以自敗耳。言畢大笑。愛黎取是語。誦之數遍。返顧嘉利別墅。入室反覆思之。憶及月夜惟蒙之語。句句侵入心坎。似是眼中所見。莫非敗。徵特是少年。既傾心於我。則危急之際。吾又豈可惜此一身。而不爲之殉者。村長見女既去。往叩長老之門。斜陽既下。清風徐起。路上寂靜。都無人聲。卽有老嫗踞道旁絮語。亦復沉默。不足破此岑寂。適有議院中之議員過此。乃招之同入。議員者爲村人所共舉。於圭拜克城中議事。以惟蒙事起。遂至鄉間調查。知其聚兵擁衆。顯違律法。特以不負司法之責。故亦勿聲。二人入室。長老律士及馬達林皆先在。見之無不奪氣。長老故以法律質之律士。律士賈隆曰。法文具在。

不得詭避。如眞擾亂治安。謀爲不軌。而皇子……李微爾笑曰。賈隆眞笨伯。至今日猶目之爲皇子耶。賈隆固不好爭。至是不復能忍。毅然挺立。斥村長曰。李微爾先生。皇子者。皇子。吾知之。有素。豈有反。不如爾。惟蒙者。先帝拿破。崙之嫡子。吾賈隆亦法蘭西人。尊之初。不爲過。其人才具優長。性復仁厚。從之者如水之就下。況其義勇甚著。力脫二女於強暴之手。此尤吾所不能忘者。長老見狀。點首稱善。賈隆意得。復曰。且也慷慨好義。布施教寺。此其厚德。亦不容忘。因復列舉其故實。大類對簿公堂。絕無畏意。長老回首顧李微爾。村長曰。長老何言。曰。老僧所欲言者。吾友賈隆已爲盡之。村長曰。今日之阻。惟蒙正以保全村之治安。長老大德。乃靳而勿語耶。長老徐曰。在分內者。性命以之。至於國事。則老僧所勿敢與聞。苟曰私情。則得與皇子訂交。此眞老僧之榮矣。李微爾恨恨曰。事已至此。不容勿決。今夕吾與議郎同入山勸惟蒙。令其解散軍隊。若不聽者。則

法律亦具在。特是吾爲是村計。而村人不能助我。不容勿深恨耳。賈隆握筆語曰。村長勿急。公文例得律士副署。僕職務所在。亦勿推諉。至其他者。則與長老同耳。村長顧馬達林曰。足下能與吾同行乎。曰。如村長旨。僕所知者。蓬溪之治安耳。他固非所知者。村長乃招之。與已及議員同行。行時。欲與長老律士道別。見案上堇菜之花。中供惟蒙之像。默然遂出。直赴達耳山去。皓月未升。星光照空。遙見大山。右爲急流。左爲巉岩。其中平地一片。用以練軍。乃適相得。峽口有巡邏隊。過者必經窮詰。始放之行。三人幸未遇阻。乃得入山。見燈火萬點。帳幕悉具。三色之旗。遍地皆是。拉格龍大聲號令。惟蒙勒馬閱之。軍威整肅。初無敗徵。三人既至。惟蒙覺其有異。乃急命拉格龍率隊歸營。使軍心勿以是而亂。儼然矗立。衣犬將服。胸懸勳章。色頗憔悴。似已受病。不類中攝。以無懼色。故也。見李微爾三人至。一一與之握手。而於馬達林尤親。以知其人忠厚。初非他人可

比因肅之入帳中。李微爾殊不欲托詞謝之。惟蒙乃顧侍者令之他去。李微爾目大營曰。今日所必知者。此丑劇之終結。當待何時。惟蒙曰。吾一日在此。事必無終日。特不識與先生胡涉。李微爾曰。吾爲村長。凡村中事。卽爲吾事。惟蒙曰。吾亦爲一公民。則事亦吾事也。李微爾厲聲曰。汝擁兵聚衆。大苦民生。此與劫掠復何以異。汝直。惟蒙急曰。先生。吾皇帝拿破崙之子也。幸勿妄以他號相加。李微爾曰。不去此號。吾卽執法拘汝。惟蒙冷笑曰。誠不意能拘我者。卽爲先生。李微爾曰。村長固有此權。惟蒙曰。吾亦有權。以禁汝之拘我。此村中以惡聲相加者。惟有足下。誠不勝爲足下。悵恨特吾。亦非懼耳。李微爾大怒曰。如吾不能拘汝。則世界之主。復用律法何爲。惟蒙亦怒。知其見仇自夫人而起。特以法律二字。假以自飾。因曰。如足下旨。則恐世界之上。亦復無此律法。李失笑曰。先生。人言如是。勿故與之相違。少年曰。世人之言。初不足以變吾所守。能變之者。

惟。有。法。蘭。西。而。已。第。法。國。猶。待。吾。之。改。革。則。今。茲。復。奚。恤。李。微。爾。叱。曰。毋。絮。絮。作。貧。嫗。語。吾。今。日。卽。拘。汝。乃。自。衣。中。取。公。文。出。巴。達。遠。見。疑。其。就。懷。中。探。手。槍。急。操。刀。奔。入。曰。村。長。勿。動。否。則。向。之。救。汝。父。者。今。日。卽。能。殺。汝。惟。蒙。毅。然。曰。巴。達。勿。急。復。顧。李。微。爾。曰。先。生。行。矣。否。則。恐。先。生。所。津。津。樂。道。之。法。律。不。足。爲。先。生。庇。護。也。李。微。爾。顧。馬。達。林。及。議。員。曰。吾。等。且。行。茲。事。終。有。了。日。馬。達。林。移。時。謂。惟。蒙。曰。殿。下。如。有。見。命。僕。無。不。願。效。馳。驅。之。勞。以。示。勿。敢。與。殿。下。爲。忤。也。惟。蒙。與。握。手。畢。跨。馬。竟。去。行。時。寒。慄。異。常。至。營。前。時。幾。墮。馬。下。巴。達。急。扶。之。入。以。手。拊。其。胸。上。見。其。唇。際。有。黑。點。如。豆。大。呼。曰。天。乎。此。疫。癘。也。奈。何。終。宵。惟。蒙。遍。體。熾。熱。昏。然。無。覺。衆。皆。謂。其。且。死。巴。達。獨。不。謂。然。乃。拒。衆。不。聽。入。入。者。獨。藥。師。及。長。老。等。二。三。人。耳。

第十三章

外史氏曰。禍福之來。往往出於意外。當惟蒙軍事危迫之際。而無情之病魔。乃不招而自至。似恐其遽膺艱巨。特以之鍛練其身者。而惟蒙之病。乃自茲而日深。每一合眼。但見明星閃爍。灼人眼簾。白雲無意。漫飛天空。如以一身孤懸星斗之間。乃不勝其惶恐。俄而仙女無數。皆容華絕世。奏天樂以速其往。惟蒙牽衣從之。乃不可及。因服枕上而泣。淚珠哽喉。復不遽出。而瞬息間。諸美忽化爲一麗人。酷肖嘉利夫人。眉目俏達。兩輔微笑。見雅蒙。輒避去。似恨之者。惟蒙強起從之。而夫人去已遠。於是鞞鼓之聲大振。軍隊萬千。兵刃相接。輕騎之隊。躍馬直前。馬蹄蹴踏沙土。清脆可聽。三色之旗。漫滿天空。軍隊皆戴雞羽。又似列隊而爲凱旋之歌。惟蒙至是。心又稍安。如遊沙漠之中。唇吻焦裂。忽得醴泉一道。憂慮俱失。酣然而睡。醒後復見一女。俯服已前。惟蒙極力偵之。知是愛黎。於是復臥。愛黎者。真相也。自少牟得病後。卽日夜臨榻前。爲調湯藥。見諸人皆已

退。則就惟蒙之唇吻之。噢咻之如嬰兒。長老見之。盛稱女賢。不忍促之歸家。乃遣人邀女之母亦至。以爲之伴。是時拉格龍與軍士二百人。每夜操練。軍中亦不知少年病何自起。但謂入山深者。往往中疫。重者卽死。輕者亦至偏枯。其幸免者。縱有之。實無幾耳。藥師見狀。束手無策。但竭肆中良藥。以減病者之苦。獨巴達知少年之病。已服於長狄下窆之日。以是日寒風砭骨。空中挾有血腥。惟蒙適以傷重失血。屢於風中掩衣。乃爲病勢所乘也。心念此病。瘡否。當決之於數日間。嘉利夫人聞耗。亦爲愕然。頻來相問。屢見愛黎在側。心念脫有不幸。則少年負女實深。卽去者。則情好且日篤。故嗣後。但以酒食相饋。亦不自至。別遣使者至百里外。爲覓良醫。復以惟蒙之事。托之律士賈隆。令於法國及圭拜克。城訪其親友。以爲如真爲皇子。則名號既正。復何所慮。縱使不然而勉盡吾力。亦臨危勿棄之義也。而茲事一時不易得實。遂而中止。夫人乃於村中大爲少。

率致力。村人熱心之不遽衰。皆惟夫人之力也。至第三日。夫火過愛黎家。見女方入室中。爲其母及少年取物。色頗蒼白。神志索然。夫人欲入。旣而自止曰。否。待事機旣逼。然後以語之耳。夫人旣去。而李微爾復至。逕然入內。謂愛黎曰。愛黎偉人。近狀如何。聞女郎勞頓。乃不啻其奴役也。女色頓變。徐曰。先生胡爲言此。此去達耳山。殊不云遠。李微爾曰。女郎青年不自覺耳。以吾論之。覺爲途乃遠甚。女嗤曰。十二年前。固不遠也。十二年者。李微爾少時。嘗有所眷。亦居山中。每於晚間。輒往視之。年深事久。遂無人知。愛黎以其與少年尋覓。心頗恨之。故言之。亦勿恤。李微爾色沮。久之復曰。女郎此行。亦勿長耳。愛黎駭然曰。先生意謂皇子。容有不幸。耶曰。幸運之來。初不能久。且與英官爲敵。其事亦寧可恃。女聞言。立暈案側。李微爾雖與少年不合。而心尙誠篤。急以手扶女。進以清水。徐曰。女郎善自珍攝。勿以傷懷。女旣蘇。願李惟爾曰。爲時已久。先生猶勿行耶。

李微爾徐視女郎。知已中病。而目光奕奕。又若勿類。遂與從容道別。向別墅行。心知女固深愛惟蒙者也。愛黎於李去後。復暈自念。此特倦耳。非病也。乃徐行至臥室。啟窗南望。復憶月夜惟蒙起立之處。思其溫柔纏綿之狀。心又復動。遂長跽禱天曰。天乎。儂一弱女子耳。夫何足惜。斯人偉大。事業正巨。又秉性仁愛。深得民意。天使即欲招之勿遽。令歸天上。儂愛斯人。儂心亦已屬彼。乞以弱女之身。以爲之贖。惟上蒼鑒斯微誠。俯如所請。禱畢。精神復振。如獲天助。忽大呼曰。戴家老嫗。嫗知湯頭。必能療彼病也。乃自家中直奔山間。以造嫗家。嫗與女固相識。特以記憶力弱。初不了。即其子巴達居村中久。嫗亦勿識。待之如路人可知矣。巴達自惟蒙外。亦未以此語人。故母子雖居一村。間若有千峰萬嶂。爲之阻隔。獨長老知侏儒時隱。以助其母耳。自少年既病後。巴達亦造嫗居。而茅舍蕭然。人去已遠。訊之鄰里。知嫗於少年病時。即已他往。遂失望而返。及愛

黎至嫗家時。見嫗適在。煮藥草爲液。復以銅勺揚之。然後更出棕色之粉。投之液中。頷首謂女曰。女來。愛黎曰。嫗。皇子中癘疫矣。曰。女郎何言。曰。嫗素以藥活人。今皇子又甚病。瘳不可治。意者惟嫗能癒之耳。嫗曰。異哉。女郎。女於皇子何。乃以斯事命嫗。女失意曰。儂於皇子爲外人。與嫗固相同也。嫗曰。老婦卽欲活皇子。當出己意。何待女郎見教。愛黎大喜。默憶甌中物。必以飲惟蒙者。而嫗乃自少年病後。卽入山采藥。其面色之蒼老。正以跋涉良苦。而然。嫗復語曰。癘之病。爲老婦所熟知。幸遠山有此藥。故女郎可弗爲慮。來。爲老婦執甌。待吾傾之。嗟乎。瘋嫗。爲人未始無補於世。世人至今亦來問及瘋嫗也。藥旣就。老嫗與女於黑夜中步。至達耳山大營。旣入帳。見巴達臨。惟蒙病榻之旁。目觀病人呼吸狀。旣見其母。喜甚。嫗舉杖揮之去。乃徐扶惟蒙起。細觀之。測其寒煖。愛黎亦待側。老嫗命女扶持少年。自出藥物。傾之杯中。女徐擁少年坐。以首俛其雙

頰。嫗厲聲曰。勿與病人接氣。與接氣者。必死之道也。乃以藥液灌入惟蒙口中。病者牙齒噤閉。初不能受。久之乃下。一時間仍昏睡。初無奇效。嫗復以藥一杯進之。惟蒙遂汗。汗已復睡。巴達則躡門首。頻顧老嫗。嫗頻頻點首。初不他視。既而拉格龍至。候少年病狀。知其安然就臥。執其手吻之曰。天心仁愛。幸佑吾主。遂出以告軍中。軍士皆呼萬歲。巴達恐擾病者。急出止之。惟蒙自榻上顧問。此何事也。侏儒復人曰。此殿下之軍隊也。惟蒙微笑。既而復見老嫗及愛黎在。乃急謝罪。謂吾倦甚。不及與三人爲禮。乞稍坐。俄以手指軍衣曰。嫗。鼻烟壺在衣中。嫗自取之。老嫗識旨。張口作嚙笑。乃卽衣中索之。既得烟壺。嗅之再三。曰。孺子瘋老。嫗固非瘋也。遂點首不已。而惟蒙仍熟睡。

第十四章

胡笳數聲。山谷四應。漸遠而其聲漸黯。愛黎獨坐。惟蒙榻前。聞聲而出。行時頗

不自勝似少年之生機動而女郎之病勢起矣頭重如五石匏雙足飄蕩如不勝載魂靈亦欲脫此軀殼乘風飛去門既微啟燈光射入直上睡人之面愛黎急俯首觀之似其睡中面目益足動人憐愛亦知斯人雖得力却病魔而禍患之相逼仍無已時但念脫有不幸誓與少年相依竭吾綿力爲之庇護顧雖作此想而頭痛欲裂四肢舒懈心亦怔忡自知非佳兆也惟蒙夢中偶露笑容女意此必無他迨夢見率衆返國三色之旗遍樹於巴黎城上耳既而復悲一足踞病榻前淚珠如梗殊不自已移時復起身出戶見軍中帳幕絕無人聲皓月如銀覆滿地上又似以此一幅青天爲軍中之大幕者靜瑟安好初非敗象敗象所在在女郎之芳心不在他也清靄如烟徐自山中而起巡邏之隊肅然而過愛黎惘然觀之忽聞人聲歌曰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愛黎心動自念吾雖愛彼恐爲時已迫此愛未始

卽無終日俄而意決。謂身之孱弱。初不足計。必以一身爲睡人之左右。戴家者。嫗自黑影中徐來。見愛黎沈吟帳外。乃以杖距之入。命其卽睡。而睡之一字。焉足爲愛黎道者。終宵輾側。不能成寐。至天明後下山歸。

嘉利夫人見惟蒙病。心亦焦灼。及數日後。知其病已霍然。跨馬出遊。不覺欣喜。已而念及後來。心又慄懼。以李微爾躍欲發。事已日逼。使惟蒙爲皇子。則軍隊解散。後事固無礙。如爲僞者。則結果乃不可知。願眞僞二字。亦不易言。卽有力辨其僞者。而夫人仍不能信。以其氣度酷類拿皇。此固不可掩者。且卽目爲作僞。則作僞之能事。亦非常人所能及也。心旣猶豫。遂造律士之宅。問賈隆曰。先生能信惟蒙爲眞拿皇之子乎。賈隆以手支頤。徐顧夫人曰。此何可疑。必拿皇兵敗後。與一外婦所生者也。卽其態度論之。寧得勿信。夫人曰。先生思之。惟蒙之名。曾無史家道及。則又何能遽信。曰。皇子有言。事當待其自明。法蘭西中。

固不至勿信也。夫人復曰：第以先生觀之。英官亦有意與少年爲難耶。賈隆微笑曰：然。僕正慮其如是以皇子繼聚衆。必不得練軍。練軍則人指爲謀叛。振振有辭矣。要之皇子眉目之間。先帝英氣儼然具在其任事尤切實。雖初起之時。有若可笑。今則大義昭著矣。皇子所知。惟有愛國二字。昔先帝在時。法蘭西聲名文物爲歐洲冠。揮戈四指。無不大勝。自僞朝竊位以來。則何如者。使誠如太子言。則復興之機。未始不在蓬溪。雖斯地遠處天涯。去國萬里。然而世界重光之點。則在於此言時。兩手微舉。意氣揚揚。似大業悉就者。夫人粲然念賈隆者。特夢想耳。此安靜恬退之老律士。乃爲少年所動。雄心勃勃。然則如惟蒙者。必具有此磁力。使人皆爲所感。則吾與表同情。抑何足怪。復曰：先生知村中近對皇子感情何如。賈隆曰：村人熱力。經時彌甚。迨無過此日者。應募者亦日衆。待編制就緒後。皇子卽爲宣言。檄告遠近。此著僕曾力阻之。謂宣言殊非法。勿以

是嘗試英人而太子殊勿顧。蓋其一往直前。眞天生之軍人也。夫人徐思如。惟蒙者果。若是其行事。亦何忝於拿皇。既而復憶月夜之事。心復恨恨。以爲如爲皇子安得至此。遂曰。先生之言。儂亦謂然。第先生知是事結局。殊非佳耶。況斯人之人品。其優劣。又當別論。賈隆曰。復何論者。僕今晨得其手書。語意高絕。令人欽佩。聞於斯晚返魯意旅館。僕擬與長老同往訪之。夫人握賈隆手告辭曰。先生行時。乞待儂同行也。蓋心知結局在數日間。不得不力勸惟蒙。令作罷計。律師聞言。欣然許之。夫人乃與之約。以八時至此。遂行。是時天際斜陽。光采下射。夫人擇樹陰中微步。如在畫圖之中。一人自村中出。笑謂夫人曰。僕兩至別墅中訪夫人。皆不得遇。何幸於此復見顏色。夫人曰。村長於林中見候。乃大類強梁之斷路。李微爾急謝曰。僕以事亟欲陳之。夫人曰。然耶。曰。然。夫人曰。儂請以十分鐘爲限。綠陰涼爽。吾等卽於斯中微步言之可也。且強梁如君所。

欲者儂之命耶。抑金錢耶。村長大笑曰。異哉夫人。夫人曰。前相過時。先生待吾如孺子。加以恫嚇。寧不異者。李微爾曰。僕與夫人。幸曾得爲良友。何遽言此。夫人曰。曾爲良友耶。曾自何時。曰。當兩年前。僕與夫人相待以誠。今望夫人之來。乃如望歲不意。遽爲小人所間。曰。何爲見間。小人二字。又謂誰也。李微爾作色曰。大盜一人。與暴徒無數耳。夫人曰。暴徒之名。亦正非惡。惟蒙從者得此。正可引以自豪。李微爾曰。然則其首者爲暴徒。而從者爲大盜。夫人曰。暴徒初不妄以無禮待人。卽大盜之事。主其忠心。尤可敬。李微爾冷笑曰。所謂忠者。特以每日所得有半元之勞耳。夫人駭曰。假使皇子慷慨至此。則事尤非盜賊可比。李微爾曰。斯人之非皇子夫人所知。况無論真僞。而終歸於敗耶。夫人他顧曰。道旁石塊妨人行路。幸先生慎自恃。李微爾曰。此僕所自知者。特以夫人慧質。亦復強與斯事。不能不爲悵恨。夫人曰。先生惠甚。村長復曰。假使嘉利先生在此。

則僕何敢復語。夫人忿然曰。即使嘉利在此。亦正如是。儂亦能自知者。李微爾徐曰。夫人酷甚。僕爲治安計。夫人待我良苦。僕爲夫人計。而夫人之酷尤甚。且兩年前事。詎容遽忘。捨此一片熱誠。而不之顧。夫人思之。何以爲情。夫人徐曰。李微爾先生。十分鐘已滿。今所耗者。迨又十分鐘矣。李微爾曰。使僕亦爲大盜。則夫人謂何如。曰。但祝先生有此勇概。曰。如使有之。則夫人之見厚。當較斯人爲甚。夫人曰。儂待斯人。又何嘗厚。曰。夫人之厚。乃正以速其亡。消息一播。於夫人亦非利。夫人。人心知李微爾之爲己計者。良厚。急以語亂之。曰。儂手巾墮地上。乞先生拾之起。先生以此見告。儂則所見畧異。以惟蒙者。如真金之遇火。經此一劫。而光采彌甚。李微爾心歎。夫人毅力之偉。因曰。敬謝夫人。以此見告。夫人曰。亦謝君。先生必有自餒之日。李微爾亦憤然曰。此事終必爲之結束。曰。何時。曰。數日間耳。夫人曰。數日後。乞先生過儂。則事之曲直明矣。乃與之別。一意先

訪愛黎。遂至其家。女方執炊。見夫人來。念夫人何爲來此。嘉利夫人見其色甚慘沮。良不忍。卽與之語。徐顧爐上。果品經烹調後。清香之味。透入鼻觀。壁上懸連長軍服一襲。短刀一柄。法國之地圖國旗。張掛迨遍。夫人目圖上。徐曰。女於外。大父能進諫乎。愛黎默然勿答。夫人復曰。儂謂老人尙以歸田爲得。故望女耶。諫之。女盛怒。自謂夫人何爲妄預人事。乃曰。外大父職爲將軍。勇畧過人。勿容他人過慮。夫人微笑曰。卽稱將軍。亦一人耳。女不容其辭畢。卽曰。外大父所將之兵。不可悉計。況皇子……夫人曰。如英官統兵而前。則皇子與其數百之衆。何以自全。女曰。皇子但欲歸法。無預英事。何勞英人之兵。夫人曰。女郎聽之。英官固不容人於蓬溪練兵也。女憑几曰。如是。則外大父必爲皇子決戰。夫人曰。得免戰禍。何如。勿戰。且惟蒙未至前村中。皆相安樂。今果如何。言次。徐顧愛黎。不覺生憐。愛黎答曰。吾等皆願爲皇子效死。復何所懼。夫人曰。如女郎者。亦願

爲效死耶。曰。然。汝席豐履厚。何爲強預貧人之事。旣而復憶夫人於分爲客待客之禮。不應若是。因急謝曰。言詞不能自制。惟夫人原宥之。夫人握女郎手。見其已病。心益憐之。曰。女言固然。第貴人雖貴。何爲強使貧人勿樂。且令女勿樂者。固不獨儂也。女知其指。大怒。力揮夫人之手曰。夫人何言。儂未預夫人事。夫人何爲強預儂事。夫人美國人。今日卽至。明日旋去。此與村人正爲浮萍之相遇耳。儂倦甚。不欲久羈吾客。况何嘗勿樂者。終日欣欣樂不自勝。蓋至今日始知樂之一字。夫人徒唐突耳。夫人曰。儂有意救女郎。非欲開罪左右。如不能信。則待披肝裂胆。始知眞爲女郎之良友耳。愛黎爲其誠意所動。曰。夫人乞明以見告。夫人低聲曰。儂見有人越女郎之窗上而去也。愛黎失色曰。天乎。天乎。自覺欲暈。乃飲清水自救。夫人扶出。愛黎謝曰。勿爾。儂悉以告夫人。上蒼照臨。夫人其信吾言。乃悉舉是日情事見告。力爲惟蒙解脫。淚痕盈頰。夫人亦知其儘。

可白之天日之下。初無可諱。女復曰。此爲實事。皇子貴人。儂二弱女子耳。此中何來情慄。至儂則已心許皇子。願爲之效死矣。夫人見其神倦。乃告辭去。愛黎更曰。夫人知禍變。乃在旦夕間耶。夫人曰。惟其如是。故不得不竭力阻之。愛黎曰。送夫人自暮色中獨歸別墅。因復入室。覺頭殊沉重。鷄鳴狗吠。噪亂人耳。似聲聲中皆挾有陰氣。中人令病。心中則念禍變已來。惟有待其至日。卽至惟蒙之前。爲之一死。至於吾病。則宜力却之。勿爲意耳。而病勢已如海水決堤。奔騰直至。愛黎於恍惚間。似憶於營中與惟蒙親吻。老嫗大呼。謂勿與病者接氣。接氣者靡不死。是已染癘疫矣。則此一吻不啻卽爲吾身。定其死刑。特有惟蒙而後。有吾。吾卽以惟蒙死。夫復何憾。所可憾者。病勢既深。則當少年危急之際。胡能與俱。是以不可不急治之。治之者誰。獨戴家老嫗耳。得嫗然後得藥。得藥則可以身殉惟蒙矣。乃力疾而起。復奔波至嫗家。叩門數四。迄無應者。乃推門入。

出火燃燭。秉之四索。見藥甌尙在。愛黎捧之一吻。默禱上帝。知微軀獲全矣。回首忽見巴達。蹲伺門外。駭極。抱藥而奔。觸階石遂仆地上。昏然無知。巴達急入。老嫗先是伏暗中者。至是亦出。與巴達同倚女側。出手撫女。不期而觸。巴達之手。嫗立退。以燭光照之。良久屏息。勿聲。忽憶二十年前事。伸其枯臂。攬巴達之首。曰。巴達。吾兒。老婦不見兒者久矣。

第十五章

惟蒙自病癒後。亦知事變在卽。似是蒼天令其不死於病。尙有他變以待之者。定計後一日返達耳山。又一日於山中閱兵。閱兵後一日。率隊東行。至海上乘大扁歸法。終日思慮。如見大功已就。三色之旗已樹巴黎城上者。至於軍力尙單。軍械未備。則亦不足爲憂。何則。大軍一動。附者自衆。精砲利械。不期而自至也。是日於旅館中。坐待巴達。及天色既入暮。而倭儒猶弗至。俄而嘉利夫人歎

門而入。徐曰：儂本擬與律士同來。既而自思，尙以獨行爲得也。惟蒙肅之坐曰：敬謝夫人見枉。夫人顧之，見其衣黑，正如初至別墅之狀。英氣爽拔，不類新病。復曰：儂之所言，勿欲爲他人所識。故子身至此。先生病癒，令人欣喜。先生之事，果如何矣。惟蒙悉舉以告，娓娓不絕。夫人色動，念吾如爲男子，亦當操戈從少。年後以事固無不戒也。靜坐片晌，神思復清。目少年曰：儂之此來，蓋勸先生勿復作此妄想，以結果初無佳者而前途之不幸，何可勝計。惟蒙凝立曰：卽爲妄想，吾亦不能捨棄。夫人婉言勸之曰：先生如爲從者，計之亦不忍以否運遺之於衆。惟蒙答曰：軍人效死固有所爲，而爲曰：何所爲而爲曰：爲法蘭西。曰：與其謂之爲法蘭西，不如謂之爲先生一人耳。惟蒙曰：卽如夫人亦蒙以殿下見稱，何爲妄以相過。夫人曰：吾日昨呼女傭，字爲笨伯，言辭固不擇時而變者也。曰：名號云云，固任夫人予奪，但當知其人果何物也。夫人曰：一冒險家耳。曰：此去

法國波濤深闊。又焉得不冒險。夫人復曰。先生毋謂儂有他意。儂所知者。先生之事。易致禍變。則又何爲妄擲人命。惟蒙愕然曰。不意夫人乃以妄擲人命四字見罪。曰然。聞英官正欲干預此事。曰。此必李微爾之故。李氏亦當自知此事代價。夫人曰。勿計及李微爾。大軍一至。先生何爲。惟蒙凜然曰。卽當背城借一。使無忝於先帝。夫人笑曰。正恐月夜之窗。不可復得。惟蒙知夫人已得實。流淚曰。吾中心清白。未始不可自明。而女郎實無罪。夫人勿以爲疑。乃更舉是事。盡爲夫人言之。夫人握其手曰。先生忠實愛人。以德他事正宜。以是爲法。惟蒙曰。夫人何指。曰。勸汝勿復作此妄想。曰。不可。夫人哀之曰。儂初不願論及此事。特以村人熙熙。彌復可憐。故願先生垂憐。斯輩。儻然自去。使其復有樂生之趣。況汝在此。仁勇俱著。村家無不知感。卽儂亦爲向慕。先生一去。皆將長銘。汝德先生行矣。且汝至以昏夜。今卽以昏夜去。來往飄忽。益足以爲後人之憶念。卽以。

汝之家世才具論之於大地中儘有可以自見蓬溪村小不足廻旋也至儂昔日助汝今未嘗不自悔大禍已在眉睫先生寧不知者請以夜中卽乘吾家駿馬而去母令村人念及惟蒙有無窮之隱痛也惟蒙見其言之欺欺至誠畢露知其臨危猶復相厚心頗爲動徘徊良久忽見拿皇騎馬之像毅然曰吾必勿行禍變固未可知然吾決不畏死以昏夜中至者必以白日中出況從者一心相隨寧忍見棄國人之病僞朝者久矣吾必…夫人以手摭之力勸之曰先生俯聽儂言以今夜行忽侍者啟門李微爾欺步入失聲呼曰秘密至此夫人商議國政耶夫人益就惟蒙似其親密之致初不以生客之至而減坦然語曰先生議國政者豈容高聲令他人悉知之李微爾曰僕正欲進惟蒙先生以忠告不意其良友其…至交乃在此夫人怒甚徐曰先生語之過甚何以自解李微爾謝曰惟夫人恕我僕之此行蓋欲解散亂事以保全祖宗以來歌哭於斯之

鄉夫人不欲聞之。冷笑曰。先生明見。儂已至此。乃竊候室外。矚人陰私。此心豈可復論。特所見者。儂力勸殿下。作歸計耳。且汝又目殿下爲盜賊。爲僞名。孰知儂得與皇帝。拿破。崙之子。稱爲良友。乃不勝其榮幸耶。於是回首辭。惟蒙曰。殿下。晚安。儂去矣。惟蒙立起送之。夫人辭。少年乃勿行。見李微爾。方洵洵。亦作色曰。吾事正集。不暇與君周旋。李微爾曰。吾正有事告汝。曰。所言不過爾爾。吾實無暇。李微爾罵曰。豎子何知。卽欲與之相搏。巴逢候門外久。急奔入。力格之。目睨村長。村長憤然而出。顧惟蒙曰。限汝於二十四時以內去此。惟蒙掩戶曰。吾之時計。與汝相左。

第十六章

愛黎既病。而巴逢母子之恩始矣。嫗故病癩。苦不記憶。值是日得巴逢。因以雙手撫摩侏儒之首。侏儒亦甚溫文。初不如前此之奇僻。母子二人。俯視愛黎。知

其生死。蓋下之一晝夜間矣。以女諱病既久。強自支持。故其病一發。遂烈。巴逢入村。至魯意旅館。便道過愛黎家。速其母往。比至。則以倦甚。埋頭而睡。鼾聲一動。深入睡鄉。及巴逢歸時。天已深夜。遠望達耳山中。見紅光一片。遙映天空。知是拉格龍率衆歸寢。營中燈火燭天也。長松遇風。哀吟萬狀。似是造物。既倦。咳噲而呻。流水無情。茫茫東去。心念不知此萬壑奔騰。瀉成碧溪者。又何所爲。豈日夜之不息。而終歸於無極耶。巴逢復顧愛黎。以爲人生碌碌。一如流水之去。終不回首。然則卽此殘生。亦復何謂。縱善醫者。能以藥石延命。則又胡爲留此殘骨。不令卽歸。聞室中之愛黎。於睡中大聲呼曰。惟蒙。惟蒙。知其欲生。初不爲愛黎計。所計及者。惟蒙耳。至於天地眞宰。所以必留此生。使與外物相戰。而又時時縱病魔以擾之。既斲其生。復吝其死。此眞造化神祕。不可解者。而愛黎又呼曰。惟蒙。惟蒙。又似一息尙存。卽不忍舍此二字。巴逢逕然入室。老嫗謂之曰。

吾兒。此女不加救治。則在頃刻之間。第救其生。則女苦矣。巴達亦熟知之。曰。生則目必盲耳。嫗徐思曰。既貧且瞽。寧不苦甚。與其受苦。反不如死。吾又何忍以此苦趣貽之於女。女復呼曰。惟蒙惟蒙。儂不願棄君。獨行也。嫗既聞之。知女直爲惟蒙而生。初不較及苦樂。見其母方熟睡。亦不復擾及之。遂出液以進女。愛黎得藥。始得安寢。呻吟之聲。仍不能絕。天色漸曙。嫗目女郎曰。苦哉女也。巴達詰曰。自此以後。兩目果不得復見乎。曰。然。曰。雖然。女固自斯而得生矣。嫗歎息曰。即使幸生。生亦何益。侏儒不答。徐顧愛黎之母。知其睡中。初未知女之得生。而生後之苦。乃不可計也。是時曉色已破。短窗而入。室中燃燭。燭光搖曳。似欲辭此人世而去。老嫗既從侏儒。知長狄已死。目注巴達。色頗慘沮。巴達啟門。復出晨光大動。居民尙未起。食苦之流。皆未上道。而好鳥格架。爭鳴枝上。牛羊亦自柵中散出。俄見一騎絕塵而過。巴達忽憶愛黎病中。惟蒙二字。知女已得生。

吾責已盡。當復至達耳山羽翼故主。蓋以變耗四出。不得勿行也。初至山前。卽聞鼓聲大作。軍中皆高歌曰。揮寶刀兮耀清影。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巴達復急行而前。操練旣畢。下令造飯。煤工梅陸克米客杜格樂方圍爐坐。煤工望見巴達。自語曰。吾意殊不能滿。米客所知。以爲人生樂事。但有健飯二字。聞之。詫曰。汝食未飽耶。煤工出金錢弄之曰。幸得皇子及此君之惠。非徒勿飢。且得好酒。願吾所操業賤。面目黧黑。今居此漸皙白。不能慣耳。石工笑曰。待臨陣時。則硝藥之色。較之於煤。益黝黑可觀矣。煤工曰。待入巴黎之後。皇子踐祚。吾必復操故業。掃除宮中一隅。以爲煤肆。皇子固必許我。而我業乃日盛。米客搖首曰。汝謂竟得至巴黎耶。煤工嚙笑曰。此事自有天命。視僞朝之力何如耳。石匠曰。以吾論之。未至法國。尙須與英人戰。以英官欲動也。煤工曰。如是則吾事畢矣。不知此輩偉人。何能爲者。米客搖指曰。拉周士至矣。鐵匠拉周士。身被軍服。儼

然而至。煤工卽之問曰。大尉聞英官妄欲開戰。其事確否。惟吾輩但與僞朝相爭。與英政府何涉。米客亦曰。英人聞亦深恨僞朝。何爲阻我。拉周士徐顧諸人大笑曰。皇子有命。賞軍中人。各美酒二升。連長加金錢。二大尉加金錢。五。至於英官。胡爲強預人事。李微爾妄言耳。明哲如皇子者。豈爲所欺。吾等東歸之時。附從之衆。當一如先帝在日。復割地曰。皇子語我。此間立僞朝之兵一隊。此間立先帝。先帝見百五十人皆執鎗立。乃袒衣謂之曰。健兒。汝敢弑汝君乎。於是兵皆釋鎗。爭吻先帝之手。願爲效死。汝輩思之。先帝之得人心如此。則皇子亦可知。米客曰。假使百五十人鎗鋒直指吾輩。則將如何。拉周士斥之曰。畏死者。不如歸操故業。米客無語。石匠急曰。吾輩卽歸祖國。途中亦可操潰。何必滯此。拉周士曰。明日行矣。一點鐘後。宣言卽發。十時。皇子誓師。大將軍復申軍法。晉升大校。汝輩亦皆授大尉。人各得金錢五。乃出金示諸人。煤工趨前觀之手。

中咖啡立傾。亦不之顧。拉周士復撫掌曰。吾女自此亦得至巴黎矣。米客曰。皇子必不負汝。吾嘗謂愛黎之言。一字萬金。曾以皇子詢之於女。女謂如皇子者。國士無雙。豈不可信。拉周士泫然曰。聞愛黎中疫矣。米客駭顧。口中麵包不覺墮地。曰。天乎。愛黎病耶。拉周士慰之曰。頃吾女眉憐言。愛黎之病已小癒矣。米客默往帳中。披衣急去。煤工目送之曰。行未告假。恐違軍紀。拉周士曰。彼所知僅二者。一爲米業。一愛黎耳。任其自行可也。拉格龍遠見之。急至而米客已去。謂拉周士曰。汝爲上官而縱之令去。法宜連坐。衆皆勿聲。拉格龍者。年高氣盛。初不知一有差池。軍心立懈。急以之告惟蒙。惟蒙固知置之勿問。至時閱兵。軍隊居然成列。復以金錢酒漿犒之士皆大奮。時長老律士二人。知軍隊且東歸。村人皆有生離之痛。不忍復出。終日閉坐斗室之中。村長李微爾。知時機已至。亦矯爲鎮靜。巴逢辭惟蒙。歸以視其母。晚間七時。惟蒙及拉格龍同行。至敎寺。

中調長老軍民環聚觀之。俄而金鼓一聲。英軍官率兵二十人荷槍而至。拉格龍欲整隊與之戰。少年止之。特卽如拉格龍意。亦無所就。以衆已鳥獸散也。煤工瞪目自衆中出。俄復倒行而去。惟蒙意既決。無復怖懼顧之微笑。英將去十步立。命惟蒙及拉格龍速降。不則立死。老人拔劍前曰。拿破崙萬歲。世無降將軍也。英將呼曰。放鎗。二十人鎗立發。老人既仆。復退。牽惟蒙之衣曰。殿下老夫忠於殿下。爲殿下而死也。惟蒙跨老人之尸。昂然而立。英將命曰。速降。不降立死。惟蒙出手鎗。擬英將曰。不降。拿破崙之子孫自知死所。英將復曰。放鎗。鎗發。惟蒙中傷。呼曰。拿破崙萬歲。亦暈地上。長老急與藥師及馬達林奔出。見老人已死。乃昇惟蒙入寺。英將拾其手鎗視之。駭然却顧。以鎗中固未實子彈。且亦無硝磺氣也。

第十七章

惟蒙仰臥榻上。瞪目問曰。藥師。此何時矣。曰。已兩時。曰。爲時甚久。而事則一步耳。藥師不解。長老進曰。孺子謂去天國僅一步耶。惟蒙微笑曰。吾謂此去巴黎僅一步耳。長老蹙額勿語。惟蒙復曰。藥師待我良厚。吾室中有銀燈擎。卽以贈君。吾輩作長別矣。藥師哽咽不能出聲。乃執其手吻之。似至死日仍視之如皇子。初不以垂危而變。惟蒙曰。無論如何。此去直一步耳。長老意解。乃曰。孺子既返眞宅。則世事之難得者。取之如在左右。時門復闢。律士賈隆入。少年目之。律士曰。世人如此。以待殿下。良可痛恨。惟蒙曰。否。事有天命。何罪於人。吾死時。猶慨然如勇。將初不爲負。於是復暈。旣而微聲以語賈隆。命作遺囑。囑中略謂以佛耶一萬與吾忠臣巴達。佛耶一萬與戴家老嫗。謝其活我之德。三萬捐之教寺。五千以贈長老。謝其臨終時之慈恩。二萬與之眉憐。俾往巴黎從名師學歌舞。珍物玩好。悉以贈之。嘉利夫人。剖如千數。以贈律士賈隆。以吾與彼同愛先。

帝留此爲紀念也。律士書時。嗚咽曰。殿下僕愛先帝。亦愛殿下。不以臨危而變志也。惟蒙復曰。以如干數贈馬達林。復以如干恤拉格龍之家。以吾忠勇之老將。爲吾死也。其會應募之兵。亦人予佛郎十。至於愛黎。情致纏密。吾臨死時。猶念之以自慰。宜贈以佛郎五萬。使女不幸。則金入蓬溪村爲公益。吾之田產。悉以贈之。魯新親王之子及爾親王。言畢。指明紐約某銀行。令於該行索金。遂偃首臥。律士事訖。啟門而出。適遇嘉利夫人。夫人徐入。以淚眼顧惟蒙。退就室隅而座。自念斯人如爲皇子。則一死。輕於鴻毛。即使非是其末路。亦劇可憐矣。長老就臥榻前。爲之禱天。聲頗淒楚。惟蒙慘笑曰。此事初無足悲。長老曰。孺子。汝未痛自懺悔。老僧無力導汝登天。寧不悲者。惟蒙曰。卽以拉格龍論。亦無所悲。彼有所爲而死。初不以我之故。長老異曰。孺子亦僅有所爲。而然耶。惟蒙力掙欲起。長老止之。惟蒙曰。吾自幼卽喜此。今至死時。勉爲長老盡之。憶吾幼時。似

有婦人抱我微步海濱沙石之上。今其人之顏色。猶歷歷在吾目中。似至死而精神反清越者。自此以後。卽不復見其人。遂與父母同居意大利之一荒村中。吾父固貧。母又寡恩。因之所受教育。至爲簡陋。十二歲至羅馬。乃入魯新親王府爲書僮。親王者爲皇帝拿破崙之弱弟。吾與帝室之關係自此始矣。長老聞之。貌頗不舒。惟蒙顧之長歎。復曰。親王攜吾東遊奧國。西遊英法。至英國時。吾讀英文。見英人所著書。皆痛詆拿皇。心甚恨之。乃悉發各國之書。凡涉及拿皇者。日夜讀之。隻字不遺。會得親王許我侍側。恆以密函見示。因之帝室祕密。悉爲吾得。親王待我良酷。初不許我外出。亦不得與他僕交接。及吾長時。乃用吾爲親隨。計侍立於左右者凡十二年。長老色變。目顧嘉利夫人。夫人亦無語。知所謂皇子者。一侍僕而已耳。惟蒙聲益微弱。續曰。此十二年中。吾衣食皆與他僕迥殊。所得帝室祕事。幾不減於親王。親王有時。反以質之於吾。其相待亦日

厚。凡復辟之陰謀。無不見告。所不及悉者。其子皮爾親王。具以語我。皮爾與吾年相若。待吾如友。不嚴主僕之分也。一日波特蘭伯爵來謁親王。吾始於歷史外。復得一異聞。伯爵故從拿皇放流海外。知帝於島中。遇一命婦。生二子。及帝既死。事洩。島中英官。以命婦之至。實爲失察。懼發之。反推吏議。匿不以申英政府。從亡諸臣。亦皆弗言。旋斯子亦夭。而吾乃長憶之。不少忘。自伯爵去後二年。魯新親王下世。以佛郎五十萬田產一所。及拿皇紀念物數件相遺。皮爾復以珍玩爲贈。吾既得金。遂至意大利尋親。知母已棄養。吾父終日醉鄉。與酒徒爲伍。乃以重金與該地市長。令以子金照拂吾父。其後復至英國。自英至紐約。自紐約至圭拜克。以吾長事貴人。今無所業。卽得多金。亦復無聊。故而至此。謂山水明麗。鄉落村野。足以了吾一生矣。又孰知吾念拿皇積思成痼。居恆自謂吾苟爲拿皇之子。事業正未可知。以皇子先死。宗室中皆庸才。故而念此。蓋吾愛

拿皇之深。初非人子愛親之情。所能及其萬一也。每爲魯新親王。拂衣執書之際。神已久馳於此。願吾本亦不欲作僞徒。以巴達魯意。旅館門首一歌。心始躍動。不能自己。久而久之。把鏡自窺。亦儼然拿皇之子矣。清夜思之時。欲決意勿爲。又似有人驅我至此。不可遁者。長老等皆長厚。遂而信我。及拉格龍復至。其勢益成騎虎。今遂至此。吾固知有今日。然吾必爲拿皇而死。以爲畏葸苟活者。勸長者以爲如何。吾言盡矣。惟長老赦吾罪。長老慘然曰。老僧何敢當此。赦汝罪者。惟有天耳。惟蒙合十曰。藥師云已兩時。恐後此無復兩時矣。長老曰。孺子悔乎。惟蒙氣促曰。吾固無負巴達。何在愛黎。何在愛黎。愛黎吾愛汝也。嗟哉。夫人。吾爲夫人。嘉利夫人知其至死猶不忘已。笑曰。先生何以見教。惟蒙知夫人在。以手裂眦。掖被而起。傷處受震。血復涿涿下。心恐夫人駭懼。急取氈毯裹之。口中謝曰。夫人見宥。仰後一仆。而此飄零之英雄。不復起矣。

天氣酷熱。薰風拂面。促織寒蟬。伏田壟中。悲鳴。車聲轆轤。直上達耳。山野菜之
子既熟。蒼黃如金。村農隨手採摘。初不顧慮。此時有一盲女。扶一兒於此。萬象
紛綸之中。急奔。惟蒙彌留之處。初不知蒼蒼者。已伸其長臂。猛攫其所愛而去。
女既入。長老立起。夫人方伏榻旁。見亦却退。女瞑目聽之。似無所聞。呼曰。惟蒙。
殿下。何往耶。聲至淒絕。即使真宰聞之。亦必不忍。深達女意。且縱所招之魂。返
之。故軀而事已不可能。女向壁四索。大類扶牀之兒。號曰。惟蒙。惟蒙。久之未得。
聲益慘沮。忽觸耶穌石像。執而吻之。乃復前。既至榻旁。而手忽止。似中懾者。俄
而奮勇復進。得惟蒙手。手僵冷如冰鐵。自手上溯。撫其胸際。摩其首。知胸間無
翁張狀。目亦盡閉。乃俯首哭曰。惟蒙。吾所愛之。惟蒙。

結章

三月後。嘉利夫人復歸紐約。有書致長老。長老恆舉之以告人。以涉吾書主人。

故摘之以告讀者諸君。書詞略曰：儂於一週間連致長老兩書。詞頗匆促。不審長老見之。謂何如也。皮爾親王前至大西洋銀行中。語之儂夫。夫以告儂。遂得是事本末。嗚呼。長老又安知蓬溪村之惟蒙。乃實非妄。而眞爲拿皇之嫡嗣耶。帝於島中。旣與加斯泰郡主生一子。且死。魯新親王挾之東遊意大利。養之寒家。此從亡諸臣所悉知。獨波特蘭不察。謂已夭耳。此皆惟蒙所以語之長者者也。親王與郡王約。自任教育之事。歷久食言。淪之待僕。特惟蒙英俊動人。卽吾等見之。猶然。故魯新意亦轉。而皮爾尤與之善。及少年旣沒。皮爾始自逐臣之中。得是事。故子身至紐約。聞下星期卽至蓬溪。面謝諸公盛德。嗟哉。以不能已。而作僞。而僞充者。又實卽其本身。此中消息。不可異耶。自今日後。儂取逝者紀念物。觀之。亦將引以自榮。非特誌哀而已。皮爾今夕亦至吾家。莫姿微近拿皇。而其氣度則去逝者遠矣。

日月迫人。歲華易老。此蓬溪小村中。又屆盛夏矣。農夫鋤豐草。以爲殘冬芻養之資。小兒則攀菓樹。摘取食之。用以自樂。軒車一乘。直奔十字道中。復至曲廊。回欄軒窗。巨厦之旅館前。厲聲而呼。似有要事者。俄而山中砲聲大作。村長門前亦發砲應之。三色之旗。拓展天空。一女郎扶杖過此。駐足徐聽。心頗訝異。舉其警目觀之。似欲知爲何故。忽憶數年前事。不覺心痛。急以雙手捧之。聞山中有人來。色喜曰。巴達來耶。巴達默以薰花一束。授之於女。女吻之再三。顧三色之旗曰。今日何事。巴達曰。魯意拿破崙入巴黎矣。女以花納胸前曰。嗟乎。如吾等所見者。始知眞爲先帝之子也。吾輩且行。當以斯花供之。逝者墓上。侏儒曰。吾等曾愛斯人。使如在者。則法蘭西中。亦必愛彼。女柔聲曰。愛則愛耳。如何曰。曾二人遂行斜暉。返照其身。似以驕陽爲此。侏儒警女之蔽護也。

小拿破崙別記終

民國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五年十一月發行

(小拿破崙別記)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校 閱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太原 南昌 福州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汕頭 廈門 重慶 貴陽 南寧
徐州 安慶 蕪湖 九江 漢口 宜昌 沙市
石家莊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上海 福州 河南 路轉 角路

英 國 巴 科
泰 興 朱 世 漆
杭 縣 董 哲 藩
桐 鄉 陸 費 遠
無 錫 俞 復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 華 書 局

87

77724